

摘 要

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载体，同时作为一种宗教模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逐渐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不同层面。根据三自教会 2000 年的估计，中国现有注册在户的基督徒大约为两千万人，其中包括了农民、工人、商人、知识分子等各各层面。然而，处于中国政府的三自教会之外的基督徒更是人数众多。在作为中国国家建设精英阶层的大学生们之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基督徒。就北京地区的各高校而言，基督教聚会点的数量是与高校数量成正比的，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存在有以本校学生为主的大学生基督徒聚会点，发展人数多的甚至会在同一所学校之中存在两至三个甚至更多的聚会点。

笔者以城市为“田野”，以北京的某些大学的基督教聚会点以及这里的信徒们为研究对象，以宗教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方法为调研手段，以宗教经济学的某些观点为理论依据，对他们的宗教信仰情况进行了较长期调查，参加了多个基督教团契和家庭教会的聚会活动，亲身感受了大学生基督教信徒们的宗教生活。

本文从宏观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这一部分中，笔者开篇介绍了宗教社会学的特点和发展情况以及对被称为宗教社会学的“新范式”——罗德尼·斯达克的宗教经济学的一些观点，继而阐述了美国普度大学杨凤岗教授提出的“宗教三色市场理论”。以“三色市场理论”中提到的“宗教灰色市场”而言，笔者的调研正是属于该范畴。在论文的第二部分（第一章、第二章）中，阐述了基督教家庭教会之所以存在的两个依据。其一来自于基督教信徒们创建和发展教会的神学理论层面的依据；其二，通过对家庭教会历史的阐述、从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关系这一现实依据入手，介绍了北京宗教灰色市场的整体情况。第三部分（第三章）是全篇论文的核心，笔者以“家”一词贯穿本章的始末，介绍大学生基督徒聚会点如何形成、其如何建构以及成员的角色扮演情况、聚会点中的宗教活动方式和信教之后对这些大学生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该部分包含了笔者调研的所有成果，是认识大学生基督徒以及他们所在的基督教聚会点的关键资料。最后一章作为结论，提出了笔者对于大学生的信教原因和信教方式的分析、对杨凤岗教授提出的“宗教三色市场理论”的反思以及对宗教的本质和未来等问

题的思考。

关键词 大学生基督徒，基督教家庭教会，聚会点，宗教灰色市场

Abstract

As a carrier of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also a religion mode, Protestantism has penetrated into the various fields in Chinese society after China's opening up.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given by three-self Church in 2000, the number of the registered Christians is about 20,000,000, consisting of peasants, workers, businessmen, intellectuals and people of every walk of life. Besides, there are more Christians who are not registered in three-self Church.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given by some certain overseas institution, the number of Protestants in China is around 70,000,000, to 80,000,000, and even bigger. Among the college students, considered as the elites of China's construction, there are certain numbers of Christians. As for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area, the numbers of the fellowship are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the numbers of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fellowships are fairly common in most of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ome of universities, there are 2 or 3 and even more fellowships.

City as investigation field, the author take the fellowships of some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and Christian as study object. By using some research method in religious sociology, the author carried on the long-term investigation to their Christianity belief, based on certain viewpoints theoretically. During this period, the author attended quite a

few parties held by fellowship and House Church and experienced the undergraduate's religious life. By some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within more than one year, the author collected a great deal of data about the fellowship of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After careful analysis and arrangement, the dissertation titled *The Case Study on Undergraduate Fellowship in Beijing* came into form. The dissertation includes four sections in general.

The first one is preface, in which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ligious sociology and the so called new mode of religious sociology——some viewpoints of religious economy from Rodney Stark. Then, the author elaborates the *Red, Black, And Gray Markets OF Religion In China*, raised by Professor. *Yang Fenggang*. Thus leads to the author's summarization on study objects. In section two(chapter 1, chapter 2), the author elaborates two basis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House Church. The first one comes from religious basis for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urch. For, to every Christian, the doctrines of Christianity are so indispensable for their life. Without the theological theoretical basis, religion will lose everything worthy of research. Secondly, by elaborating the history of House Church,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gray market of religion in Beijing. The third section (chapter 3) is the core part of the dissertation. In this part; the word *family* runs through the whole chapter. The writer

introduces the process of undergraduates' fellowship, the role of its members, religious activity means, and religion's influence on undergraduates. This section consists of all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the writer, and provides the key data about undergraduates and their fellowship. Lastly, as the conclusive part of the dissertation, section four provides analysis of reason for undergraduates' believing in Christianity, rethinking for *triple market of religion* raised by *Yang Fenggang*, and also prospect for future of religion.

Key words: undergraduate Christian, house church, fellowship, a gray market of religion

绪论

美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斯达克提出的以经济学的观点阐释宗教现象的方法被很多学者称之为宗教社会学的“新范式”，美国普度大学的杨凤岗教授继而又在斯达克理论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宗教现状提出了“宗教三色市场理论”。就“三色市场”理论中提出的“宗教灰色市场”而言，正暗合了笔者的调研范畴，因此，借助这一宗教社会学的研究理论，利用到田野中去的研究方法，笔者确定了北京高校大学生基督教家庭聚会群体为调研目标，通过描述目标的特点，分析其成因，以期对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研究做出一些贡献，也希望我的研究能够为宗教学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资料和认识。

一 到田野中去的宗教学

自人类文化创造发端，宗教便作为人类社会独有的一种现象随之发生、发展。而把宗教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则不过短短的一百多年时光。作为一种复杂的事物，宗教包含了诸多层面，而针对不同层面的研究则构成了宗教学研究的不同进路。著名宗教学家斯马特（Ninian Smart）曾指出，宗教包含了七大层面：实践或仪式层面、情感或经验层面、叙事或神话层面、哲学与教义层面、伦理或律法层面、制度或社会层面以及物质层面。^①在斯达克和本布里奇（Rodney Stark & William Sims Bainbridge）的《宗教与未来》^②一书中则认为宗教研究包括了五个向度：宗教信仰、宗教行为、宗教情感、宗教认识、宗教结果。根据这些不同的层面，我们可以把宗教学大致分为宗教哲学、宗教心理学、宗教人类学、宗教现象学、宗教社会学等不同的分支。各门分支学科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

^① Ninian Smart, 《世界宗教》(The World's Relig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Rodney Stark & William Sims Bainbridge, 《宗教之未来：世俗化、复兴和新异教派的形成》(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角度对宗教进行探究，丰富了宗教学，也促进人们对宗教有完整的认识。

迄今有百多年历史的宗教社会学是宗教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也是社会学和宗教学的分支学科。社会学所具有的经验性这一基本特征，昭示了宗教社会学的实证性，其结论并非来自理论的思辨而是源于实证的思考。无论是早期的宗教社会学家杜尔凯姆、韦伯，还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伦斯基、格洛克等人，或是今天的斯达克、巴克等，全都遵循着实证的原则对宗教进行研究，并且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如果这些宗教社会学家足不出户在“安乐椅”上做文章，他们对自己的研究的对象就不可能有那么全面而透彻的了解，也难以提出那些在宗教学研究领域经久不衰的理论。宗教不仅仅是信徒们内在的精神世界，其可见的物质外壳或者外部形式，诸如宗教的场所、崇拜的仪式、宗教的组织形式、信徒们的行为等等，也都是很值得探索的、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研究都需要以实证的方法从经验上加以考察并予以深入思考的。

社会学调查研究的主要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①笔者主要采用了以个案调查、典型调查以及直接、间接调查相结合的多种社会学研究方法。笔者之前并没有受到过系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宗教社会学的某些相对专业化的方法（如科学抽样、问卷调查、统计模型等）不易掌握，而参与式观察，即调查者本人加入调查对象的团体中生活，扮演其中一员的角色，对所发生的现象和情况进行多方面的长期观察，对调查对象进行比较深入的访谈的研究方法，不仅更符合我的研究对象的特点，也可适当弥补我在方法技术方面的不足。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深入到田野中去是笔者所遵循的研究原则。

笔者的调查开始于2005年9月的中旬。和L大学的团契负责人取得联系是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在基督教的家庭聚会点中，信徒们与外界的联系是积极的，同时也是存在一定防御性的。积极是因为他们发展信徒的信念，而一定的防御性则是出于他们对政府管理态度上的小心。尤其是象笔者这种几乎从未和该团契中的成员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寻找此类聚会点存在一定的被动性和困难。在最初的交往中，笔者无法取得他们的联系方式，也无从知道他们在何处聚会，只是将笔者本人的联系方式通过中间人传递给团契的负责人。

^① 本自然段内容多参自《社会学概论新修》，郑杭生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二版

基督徒们向来是欢迎寻找福音的人，在他们听说有人想加入团契以后，他们的态度十分积极而热情。团契的负责人徐某和笔者主动取得了联系，发给我一条手机短信息：“我是 L 大学的徐某，听说你在寻找团契，十分欢迎你能来到主的家，我们可以在 X 时 X 地见面，到时候我会带你去我们聚会的地方。愿主的光照你的路。”就这样，笔者进入了这个随时隐蔽而又随时向世人敞开的基督之门。

需要说明的是，在笔者的调查中，由于本人并不是一位基督徒，因此在和基督徒们相处的时候常常会因为被问及我的信仰问题而显得尴尬，因为我明白信徒对于有着共同信仰的人是会比较信任和认同的。另外由于参加的成员几乎都是学生，不免要谈及自己的学习专业，笔者也会时常对自己宗教学专业的出身感到顾虑，担心信徒们会在第一印象中就把笔者定格为一个来聚会点的“调查者”，从而使得我们之间产生距离。对于这些问题，牟钟鉴先生曾经在研究生的课程上告诉我们，宗教学者在研究调查时，应该抱着一种“进得去，出得来”的态度，从而才能更加客观的说明事实和反映问题。因此，在笔者的调查中，我时常不仅仅是一个慕道者，更多的时候也是一个参与者，同信徒们一同祈祷，一同礼拜上帝，来感受他们的精神世界。

笔者的调查截至于 2006 年的年末，主要调查了 L 和 M 两个大学生基督教徒聚会点，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形成本论文。

二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在宗教社会学发展至今的一百多年中，已经有了几代学者努力的足迹。作为后学，我们不仅从前辈那里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和理论资源，而且还看到了他们的创业和敬业的精神，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从而使我们看得更远。

在当代的宗教社会学家之中，罗德尼·斯达克等人的研究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宗教社会学家阿夸维瓦（Sabino Acquaviva）在《工业社会中神圣者之衰退》一书中曾就世界宗教格局的变化发出感慨：“从宗教的角度看，人类已经进入漫长的黑夜，随着每一世代的过去，夜色只会更阴沉，

我们现在仍未能窥见其尽头。在这黑夜里，上帝的观念或神圣的意识似乎已经无处容身，而赋予我们的生存以意义，帮助我们面对生死的古老方法，也越来越站不住脚。”^①美国宗教社会学家贝格尔（peter berger）对阿夸维瓦的结论发出了赞同的回应，他认为宗教正在逐步地私人化，变成了私人领域的德行。“就宗教是共同的而言，它缺乏实在性，而就它是实在的而言，它缺乏共同性。”这样的宗教已经不再可能再承担其在传统社会所肩负的任务，而只是成为一种“宗教爱好”。^②但是斯达克等人基于对美国五十个州和加拿大、欧洲等地宗教状况的调查资料，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世俗化只是不断出现在所有宗教机构中的三个基本的、相互关联的过程之一。”^③世俗化过程不仅会自我限制，而且会产生两个补偿性的过程。一个是宗教的复兴，一个是宗教的创新。因此，当更好的新信仰适合于流行的宗教市场需求时，旧的信仰就会黯然失色。所以，“宗教的历史不仅是衰落模式；它同样也是新生和成长的写照。尽管宗教的资源在社会中不断地变化，但是宗教的数量仍然保持相对的稳定。”^④斯达克等人的结论使得人们重新去思考世俗化与新兴宗教的问题。在大量的事实面前，逻辑严密、思辨深邃的贝格尔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一九九九年，在贝格尔的世俗化理论发表三十年之后，他写道：“我想，我和其他大多数宗教社会学家在六十年代就世俗化所写的东西是个错误。我们的潜在论述是说世俗化和现代性携手并行。越现代化就越世俗化。它并不是个荒谬的理论，是有些支持的证据的。但是我想它基本上是错误的。今日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确实不是世俗的，而是非常宗教的。”^⑤

斯达克的理论带来了近年来宗教的社会科学领域的一场“哥白尼革命”式的“范式转换”。^⑥而这一转换的核心内容是：长期以来占据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主流的世俗化理论，让位于新的思维范式——宗教市场论。^⑦2004年由中国人民大

^① Sabino S. Acquaviva, 《工业社会中神圣者之衰退》（伦敦：BLACKWELL, 1979）

^② 贝格尔著，高师宁译，《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③ Rodney Stark & William Sims Bainbridge, 《宗教之未来：世俗化、复兴和新异教派的形成》（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④ 同上

^⑤ Peter Berger, 《认识论上的谦虚：贝格尔访谈录》载《基督教世纪》（114, October 29, 1997）

^⑥ Warner, R. Stephen: “Work in Progress 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1993:1044

^⑦ “宗教市场”，英文为“Religious Economies”，直译“宗教经济”，译者可能考虑到在中文语境中“宗教经济”很容易让人等同于“寺院经济”、“教会经济”等，故译其为“宗教市

学出版社出版、斯达克和芬克所著、美国普渡大学杨凤岗教授翻译的《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一书，短短几年间引起了很多中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宗教市场论的起点，就是将宗教行为理解成理性的。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即便在宗教生活中，人们也是期望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宗教徒“消费”宗教“商品”，与他们消费世俗商品一样，都是权衡代价和利益之后的结果。斯达克说，人们“在其信息和理解的局限之内，在可行的选择的制约下，在其喜好和趣味的引导下，总是试图做出理性选择”。无神论者当然难以理解为宗教信仰而牺牲，但如果有人相信神灵会奖赏其牺牲，对他们来说，牺牲行为就是完全理性的。宗教市场论认为，由于人们在宗教生活中充满着理性选择，而非愚昧的盲从，在相似的条件人们总是选择最好的商品，因此，分析宗教兴衰的奥秘就不再局限在人的宗教性的抽象升降，而是取决于教会是否提供了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依据宗教市场论，在没有政府管制，完全市场调节的环境下，宗教经营者的努力程度和水平将决定其兴衰生灭。基于生存和发展的本能，教会必定竭力奉献符合社会需要的宗教产品以赢得信众，这将意味着宗教的多元和竞争。竞争或许造成具体教会有兴有衰，但在总体上必定提高社会的宗教消费水平，促进宗教的繁荣。斯达克指出，“如果宗教经济是无管制的和有竞争的，宗教参与总体程度会高。宗教多元（多个供应者的存在）的重要性只是由于它增加了选择和竞争，提供给消费者幅度更广泛的宗教奖赏，迫使供应者作出更多的回应和工作更有效率。”^① 如果政府管制宗教市场，规定一定的官方教会，形成某种程度的宗教垄断，那么不仅不会激发出垄断教会和皮特·伯格所期待的社会普遍的宗教信心和认同，宗教生活在整体上反而会衰弱。因为不需要借助任何经济学原理就可以知道，当人们不需要工作或者没有工作动力时，自然倾向于不工作或少工作。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公司不为维持强劲的市场而努力，结果是宗教参与的总体程度降低，普通人的宗教活动最小化，并拖延宗教代价的支付。宗教市场论认为，人们的宗教需求是不同的，存在着各自的宗教“区位”，因此宗教多元是先天的。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宗教需要，没有一家宗教公司能够“既是此世的又是彼世的，既严格又纵容，既排他又包容，既善表达又喜缄默，既严峻又

场”。

^① Rodney Stark & Roger Finke 《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松散”。每一家宗教公司都会定位在一个特定的信仰区位或者一组相关联的区位上。即使有国家的全部强制力量作后盾，宗教市场也不可能被完全彻底地垄断。“当国家的镇压足够强烈时，与国家支持的垄断教会竞争的宗教公司就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但是，一当镇压放缓，多元就会开始发展。”^①

三 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

美国普度大学的宗教社会学学者杨凤岗教授根据斯达克的宗教经济学新范式为理论蓝本，将经济学中的供求关系理论运用到对宗教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研究，针对中国的宗教现状提出了宗教红市、黑市和灰市理论，认为由于政府对各个宗教不同的态度，使得在中国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宗教市场，^②在这三个不同的市场中宗教发展的规律有所不同，以此来作为对斯达克范式的补充。

所谓“宗教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宗教。斯达克发现任何社会的宗教系统都和经济系统类似：两者都包括有价值产品的供求互动。宗教经济的构成包括信徒（需求）市场，寻求服务于这个市场的组织（供应）以及不同的组织提供的宗教教义和实践（产品）。在这样一种观点的支撑下，斯达克对宗教的定义，即宗教是人与神灵进行交换的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一般性解释。宗教经济学范式的第一前提就是理性化原则，即使在宗教信仰方面，人们在信息和理解以及实际存在的选择有限的情况下，根据个人的兴趣和喜好，也试图作理性选择。这种理性化原则可以简洁地表述为，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回报。理性法则告诉人们要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回报，而宗教的回报主要包括与宗教团体建立起的亲密关系、宗教团体提供的便利以及在与神灵交换中获得的慰藉和鼓舞，但是这些现世的回报总是有限的，当现世回报稀少的时候人们的目光就转向了遥远而不可验证的彼世，寻求在彼世的回报。同时宗教交换的价格与神灵的数目有关，崇拜的神灵数目越多跟每个神灵交换的价格就越低。但是人们愿意为了更可靠的神灵付出更高的代价，因此人们愿意接受一个排他的交换关系，这也是

^① Rodney Stark & Roger Finke 《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② 杨凤岗，《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为什么一神教往往在与多神教的对抗中取得胜利。当一个人改宗或改教（改宗，Reaffiliation，是指转向同一宗教的不同宗派；改教，Conversion，是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宗教）时，他总是处在人生转折的当口，生活或思想遇到了某种危机而内心又潜在的有宗教的夙求。并且一个人在做宗教选择的时候总是尽量保留原有的社会人际关系，而改宗或改教却恰恰是在他与原有的社会团体关系疏离而与新的宗教团体成立、建立起亲密的联系的时候。与一个人的改宗或改教有关的还有他所掌握的宗教资本，宗教资本即对一个特定的宗教文化的掌握和依恋程度。当一个人的宗教资本越大，他越不可能改宗或改教，而一个人改宗或改教时也会转向一个最大保留自己宗教资本的团体。

斯达克把社会中围绕宗教活动的系统称为宗教经济（a religious economy），宗教经济包括一个现在的和潜在的信徒“市场”，一个或多个寻求吸引或维持信徒的组织以及由这些组织所提供的宗教文化。^①而当杨凤岗教授把斯达克的范式转向中国的宗教市场时却发现了不同的情况，在政府管制的前提下，他根据政府的不同态度，把宗教组织分为红市（Red Market）、黑市（Black Market）和灰市（Gray Market）。所谓红市，就是指那些得到政府认可的宗教，包括所有合法的宗教组织、信徒以及宗教活动；黑市是政府明确禁止的宗教，包括非法的宗教组织、信徒以及宗教活动；而灰市就是处在合法与不合法边缘，是由处于模糊的法律地位的宗教或精神性组织、活动及人员组成，政府的态度是除非出现重大问题否则就放任自流。在中国这三种宗教市场并行发展，并且相互影响。在缺乏竞争和政府严格管制的情况下，红市很难满足人们的宗教需求，而宗教需求在一定的条件下是稳定的，不会因为政府的压制就减少。如果政府对宗教的管制过于严厉，严格限制宗教组织、信徒和宗教活动，那么宗教黑市就会出现，在黑市的宗教中信徒个人要付出很昂贵的代价，而当宗教黑市的代价过于昂贵或者被政府取缔，这时灰市就会出现，如果政府对宗教的管制越严厉，红市的规模就越小而灰市越大。中国就是这样三市并行的局面。

^① Rodney Stark & Roger Finke 《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 定义 32. P237

四 调研对象概况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一直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浪潮中居于中心的地位。在北京，既有传统古城的历史厚重，又有现代化商业城市的立体美感，各有特色的人物、各成千秋的思想林林总总，在这里融汇，把北京塑造成为了一个凝聚各式风格的多元化的大都市。

北京拥有高校 70 多所，名牌大学云集，各个高校的青年学子们思想活跃，接收信息的能力强。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于西方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起源于雅典的希腊文化和起源于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文化，在大学校园里面赢得不少的拥趸而成为了精英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是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和一种宗教模式，也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不同层面。根据三自教会 2000 年的估计，中国现有注册在户的基督徒大约为两千万人，其中包括了农民、工人、商人、知识分子等各各层面。然而，处于中国政府的三自教会之外的基督徒更是人数众多，根据某些海外的机构统计，中国基督徒（本文中关于“基督教”一次皆是指代基督教新教）的人数大概在 7000—8000 万人左右，甚至高于这个数字。就北京地区的高校而言，高校中的基督教聚会点的数量是和高校的数量成正比的，几乎每一所高校都会有基本以本校学生为主的学生团契，发展人数多的甚至会在同一所学校之中存在两、三个团契甚至更多。

笔者就是以城市为“田野”，主要以北京的 L 大学和 M 大学的基督教聚会点以及这里的信徒们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情况进行长期调查，参加多个基督教团契和家庭教会的聚会活动，亲身感受了大学生基督教信徒们的宗教生活。

第一章 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存在的宗教依据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基督教家庭教会是以宗教信仰为核心，以实现宗教理想境界为目标的志愿性组织。以此点观察，大学生基督徒聚会点的存在并发展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政府的管制造成的。笔者认为，解释这个问题，应该先从基督教信徒们创建和发展教会的神学理论入手。因为，不论政府的政策是管制还是放任，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基督宗教的教义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宗教活动的组织形式也离不开神学上的理论依据。中国城市中（北京）的高校大学生基督教聚会点作为一个客观存在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这些组织的活动机制如何遵循神学原则，是我们了解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基础。

第一节 教会

一、教会——蒙神召的群体

提起教会，首先想到的是教堂等建筑物，以及在教堂中的基督徒们。其实，教会是基督徒的基本组织形式。教会一词，“源于希腊文 *ekklesia*，意味‘聚会’，在古代希腊化国家中主要指城邦公民的立法性议事聚会。后世所说的教会，含义较广，既可指基督教各派的整个组织，也可指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或某一教堂全体基督徒的组织。”^①然而在基督徒看来，教会的意义更具体：教会是指一群因为信仰耶稣而被神召唤来的一群人，是与耶稣的生命结连起来的一个群体，在地上是为了见证和荣耀神。如果要给教会下个定义的话，按照《圣经》中的记载，应该包含三层含义：

^① 《宗教大词典》P376，任继愈主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首先，教会是指一群人，《圣经·申命记》四章十节记载：“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圣经·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中写道：“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在这个意义上，教会是指一群属神的百姓。

第二，教会还指蒙召出来的一群人。《圣经·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另《圣经·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载：“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得恩相称”而“蒙召”既有被神招呼出来分别为圣的意思又有作为神的子民之意。

第三，教会还指基督的身体。《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记载：“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

因此，教会在基督徒的认识里，就是一群属神的人，被神呼召而聚集在一起敬拜神并作圣徒的意思。所以，教会并不是指一座建筑物，而是一群自认为被神从罪恶里救离出来、分别为圣敬拜侍奉神的人。教会的活动场所只是为方便信徒聚会，并不是最重要的设施。教会的如此灵活而不拘于形式的特点，是日后基督教活动形式多样化，以及家庭教会发展多样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教会的特点和宗旨——基督徒的使命

基督教从诞生之日起至今，历时两千多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凭借着其顽强的生命力和特有的感召力，发展成为了世界上教派众多、信众覆盖面最广的宗教。在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开明的宗教政策，基督教新教在文革后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壮大起来。这种发展的态势是中国的其他宗教所不能相比的。然而，基督教的发展之所以如此的迅猛，是和基督教本身的教义以及基督徒们努力让教会增长和将福音传播四方的强烈使命分不开的。

教会的增长和传递福音，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都是对于基督教的发展和壮大而言的。

基督徒宗教行为的主观目的有三点。第一，都是为了荣耀上帝，《圣经·以弗所书》一章六节记载：“使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在信徒们看来，是神的旨意让他们在世界上建立起教会，这是为了荣耀神的名，而当建立起来的教会能有

好的见证并能不断传福音时，就能够荣耀神的名了。第二，信徒信仰上帝，主观上也希望“自己”能够成圣，建立“自己”的身体。这里的“自己”是指的教会。因为教会是由信徒们组成，同时教会又是基督的身体，而他们希望这“身体”在地上要不断的成长、成圣和成熟，以至于将来每个信徒都能够以成熟的生命在天国中见主，并且达到与主的生命的完全联合。第三，使得天下的所有人都因为相信上帝而得救，使万民都来作主的门徒，这对基督徒来说是主耶稣吩咐下来的最大的使命。《圣经·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记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使得福音和教会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个目标就是信徒们灵命成长的关键所在。

一旦每个信徒都怀有遵守上帝的旨意和努力去完成上帝吩咐的大使命的信念，并付诸行动，客观上就使得一所所新的教会就不断的被建立起来，而上帝的福音也不断的被广传开去，促使更多的新教徒加入，再加上其他一些诸如战争、借助文化传播等扩张手段，基督教的影响就可以扩大到整个世界。

三、教会类型

教会的历史发展至今，先后经历了从公元前 6 年—公元 70 年的耶稣和使徒时代；公元 70 年—312 年的大公基督教时代；公元 312 年—590 年的基督教罗马帝国时代；公元 590 年—1517 年的基督教中世纪；公元 1517 年—1648 年的宗教改革时代；公元 1648 年—1789 年的理性与复兴时代；1789 年—1914 年的进步时代；1914 年至今的意识形态时代。^①其间，各教会按照自己的传统模式和需要建立教会，以致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教会。其类型的多样化和灵活性，在理论意义上对于我们要研究的家庭教会的发展而言是有利的。因为，不拘泥形式的限制，正是家庭教会能够广泛发展的主要原因。通过对香港良友圣经学院的资料^②的分析，笔者认为其对于教会的分类对于我的研究有可借鉴之处，资料依据教会组织形式的不同，将教会划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1. 座堂教会

^① 《基督教会史》美 布鲁斯·雪莱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第一版

^② 良友圣经学院《布道与植堂》信仰之门网站

座堂教会通常是一座独立的教堂，这里有着美丽的建筑物，教会中所有的活动和事工一般都以教会的建筑物为中心而进行。相比于小的教会而言，这样的教会有着自身的优势：其人力和物力比较丰富，可以维持庞大的教会活动和众多的信徒。然而由于座堂教会机构式的倾向比较浓厚，可能会导致过于的行政化、组织化和会议化。对于个人信徒来说，由于人数众多，不能够满足每个人的灵命的成长，便会出现有些信众不参加侍奉的情况。

2. 会幕教会

会幕教会尽管也拥有建筑物，但不会把经济和资源放在建筑物上，而是以发展福音工作和其他事工为重点，这样就避免了建筑物上的过多花费。但有时候会幕教会可能会因为只着重事工的发展，容易以事工为中心，而忽略了信徒的需要。有些信仰上相对软弱的信徒可能会被忽略而产生失落。

3. 魅影教会

魅影教会通常都以一个很有口才、领导力、说服力很强并且被信徒们认为很有“恩赐”的人为领袖，信徒往往会因为这样的领袖而加入该教会。此类教会的产生，多是由于有一些信徒对传统教会不满，例如觉得传统教会过于保守等原因而离开并自立教会。此类教会也可能会出现许多问题，比如由于他们反对传统教会，往往会将一些传统中可取的部分所摒弃，再加上他们过分崇拜带领者的个人权威，一旦带领者出现偏差，就容易出现异端了。

4. 身体教会

身体教会不需要物业，多是在信徒的家里或者借用的工厂、公司等聚会，一般来聚会的多为邻居或者同事。此类教会容易动员信徒们一起来侍奉，能够实现基督教“人人皆祭祀”的宗旨，并且由于教会没有物业，就可以把资金更多的用于宣传福音和其他事工上。但此类教会的牧师等由于很少受到过正规的神学训练，信徒们的素质可能不是很高。另外，由于牧师可能会自己随意解释圣经，也可能导致神学异端的出现。

5. 小组教会

小组教会就是一般教会中最基本的一个组织单元。一般意义上的教会都是以事工为中心，教会推出一些事工然后组织信徒们参加。而小组教会的活动和功能都是以小组为中心，事工等由小组来决定，这样有利于按着信徒的情况和需要对

事工进行安排。但此类教会如果没有一个对大教会负责的传道人来领导，便可能会出现教会分裂的情况。

通过对以上五种类型教会的分析，结合笔者在后文中对家庭教会特点的介绍，可以看出，家庭教会是以上五种教会的某些优缺点兼而有之。因此，家庭教会的情况也是相当复杂的，很难一以概之，结合到实际问题，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二节 家庭教会和团契

正是凭借着信靠上帝以及上帝的话语——《圣经》所指导的内容，肩负着传播福音到地极的大使命，一代代的基督徒们努力发展基督教，教会也得到了快速增长。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教会发展显得有些复杂，出现了目前基督教界官方教会的“三自教会”和所谓“家庭教会”的并立甚至是对立的局面。特殊时代的产物总有着特殊的意义，研究中国的家庭教会的特殊性，也首先需要厘清一般意义上的家庭教会。

一、家庭——教会的基础

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自己的身体就是教会，是属于神的，他们自然也愿意并且希望把家奉献给神，以供神使用，以求得神的悦纳。家庭教会的信徒普遍认为，耶稣基督就是生在一个普通人的家庭里，耶稣的传道也多是在他人的家里。例如《圣经·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十四节就记载，耶稣在彼得的家里医治了许多病人，而彼得的家正是耶稣早期传道的主要基地。后来在耶稣被钉死十字架之后，据说门徒们就经常在约翰、马可的家中聚会。之后，当门徒们在楼房内聚集时，圣灵降临，圣灵的降临被视为耶路撒冷教会的诞生。彼得在受圣灵的感动之后，也是到外邦的该撒利亚向哥尼流一家传福音，此后，当保罗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也积极向外邦人传福音，由此，福音就从欧洲开始了向全世界的传播。在这个意义上，基督徒们都认为普世的福音工作是由家庭开始的。可见，家庭是教会建设的基础。

二、团契——教会的缩影

所谓团契，是基督教新教的名词。英文 Fellowship 的音译，指教徒之间的团结和契合^①。团契的称谓源于拉丁词汇的 koinonia，指的是有着“同一的心、共同的灵”。在这个层面上，团契就是指一群“在生活态度上彼此认同、相互激励的精神团体。”^②而实际上，团契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团体，还是一种实体的组织。基督教的团契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它是教会的一种组织形式。如，教会中可见的妇女团契、青年团契等。在某种意义上，团契其实就是一个教会的缩版，教会也常常是由几个不同的团契组成。团契里有传道人、信徒以及相当数量的慕道友。依据笔者调查，那些大都由高校青年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团契与教会相比，主要是缺少正规的科班出身的教牧人员，这类角色大都是由在团契中一些被公认为“灵命较好”的成员来担当。相比与教会而言，这里的成员多来自于同一个阶层，比如学生团契、白领团契，有布道、唱诗、查经、见证等一切教会中所能见到的活动，但活动的气氛相对轻松。其对传道人的神学素质要求不高。团契的主要侧重点除了定期的礼拜加强信徒们的团结和信仰之外，就是向初次认识基督教的人传讲福音。

和家庭教会的情况类似，参加家庭教会的信徒们所组成的团契也基本上是不公开的进行的。以北京市某几所高校的学生团契为例，他们的活动一般都是在主日外的时间，周五或者周六，这样就可以保证聚会和周日的教会礼拜以及平常的课业不相冲突。聚会地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保密的，没有公开的宣传。信徒和传道人大都是学生，少有正规的牧职人员，往往由一些灵命修养上比较好的学生信徒来轮流宣教。他们在主日参加的教会往往是家庭教会，也有一部分去“三自”教会。

在笔者看来，所谓的家庭教会和团契的关系往往可以是合二为一且又一分为二的。因为，从组织形式而言，家庭教会和团契都是基督教信徒聚会的载体，是基督教组织的两种表达形式，只是形式上稍有不同，而他们所反映的基督教的宗教内容都是一致的。所以，用“聚会点”这个词来概指所有形式的基督教信徒们的宗教组织，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样对于中国基督教的特殊情况而言，大而化之

^① 《宗教大辞典》821页 任继愈主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② 参见 尤西林论文《人文精神团契与现代社会》

的称谓也不能说不恰当。本文在名词的使用上，“聚会点”的概念就包涵了“团契”和“家庭教会”。

第三节 基督徒家庭聚会点的一般特点

如前文所述，教会本身的宗教追求，使得基督教在改革开放后在发展速度和规模上远远超过中国本有的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而大量数据是由基督教的新教发展支持的。在新教的发展中，又以家庭教会发展的速度最快、势头最猛。家庭教会如此迅速的发展以及信众的成倍增长，不仅仅是各家庭教会领袖们和信徒们努力的结果，客观上也是因为其自身的特点有着其他宗教和其他宗派所不具有的优势的原因。如果把一般意义上的家庭教会的特点进行归纳，大概有如下几点：

一、形式简单

家庭教会一般多是在信徒家中聚会，不用购买会址，也不用多么美丽的装修和设备，因此在建筑物和一些设施上不用花费很多的金钱，减少了这方面的开支，便于更多的诸如在传福音等事工上的资金周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供养一个或者几个全职的传道人。

家庭教会形式简单，不受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限制，这不仅有利于家庭教会的活动，对于家庭教会扩大、另外再植堂（即另建一座教会）也是很便利的。在笔者调查中，大部分家庭教会都是在自己的家中或者租住的房子里进行聚会。尤其是租用的房子，形式上更为简单，往往只是一所位于普通居民住宅小区里的一所不起眼的房子或者是一个商业区中写字楼里一所普通的写字间而已。房间里的布局通常也很简单，一个教牧人员用的讲台，几把凳子或者椅子，基本上就能承担了所有的教会活动。甚至个别教会连板凳也没有，在聚会的房间里铺上一层席子或者地毯，大家就可以席地而坐围聚在一起，既在传道中增加了随意的气氛，也使得信徒与信徒之间增添了很多的亲近感和凝聚力。

将聚会的地点安排在住宅小区和写字楼，对于家庭教会的隐秘性也有好处。

小区一般都是住家户，以走亲戚、看朋友等串门的方式聚会在某位信徒的家中或租住的房子里，便降低了引人注意的风险；而在大城市的商业区的写字楼里，人流来来往往，谁也不知道、也不会关心对方的身份，一些信徒在某个办公间里关起门来聚会，更是少有人问津，安全系数比较大。至于聚会点室内的设施，条件好的教会或许更齐全一些，配备了钢琴、电子琴之类的乐器，以及饮水机、空调、电视、电脑、DVD 机等设备。但这些外在物质上的资源对于信徒们来说则都是不在话下的，因为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敬拜神和侍奉神。

二、人员成分近似，便于沟通

在家庭教会中，成员一般不会很多，而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大部分是亲友邻居或者同学、同事等。由于生活的背景相同或者接近，比较容易建立亲密的关系，温馨的气氛更能促进信徒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笔者所调查的教会，要么大家都是公司中的上班族，要么大部分都是在校的大学生信徒。在这样的教会里，大家所面临的生活和生存的压力相似，遇到的问题和想法也都相近，于是很容易产生共同语言。以大学生信徒为例，大家可能来自不同的院校、不同的专业，但一般年轻人所遇到的诸如学习、感情、考试、毕业找工作等问题相同，在团契或者教会里，大家可以面对相同的问题进行讨论，共同进步，通过一起的敬拜，增加之间的友谊和个人灵命上的修养。另外，由于大学生信徒一般都在校园里生活，时间的安排比较接近，在参加团契和教会的时间上基本能够保持一致，这样更便于聚会，以保证团契和教会的成长。按照基督徒们的话来说：参加人员在成分上的近似，便于了信众之间的沟通，从而便于教会更好的肢体生活。

三、有利于发挥“人人皆祭司”的精神

《圣经·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大的教会里，因为人数众多，如果不是一些比较“有恩赐”即比较突出的信徒，大多数信徒几乎是没有什么机会参加侍奉的。对于很多参加大的教会的信徒来说，一般只是礼拜天到教会聚会而已，教会的活动很少涉及到个人，教会参与度大大降低了信徒对教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而家庭教会由于人数较少，互

动的形式就比较强，除了有相对比较固定的牧师讲道外，信徒们可以经常的轮流参加唱诗班、见证、小组讨论以及教会的一些事工。使得各个信徒都能在教会中发挥“主人”的作用，合乎了新教所倡导的“人人皆祭司”这样一个宗教教义，这样也更加有利于教会的建设。当全体的信徒都动员起来参与侍奉时，教会的担子也不会只落在个别人的肩上，这对于一个家庭教会的成长也是有利的。这也正是家庭教会更加吸引信徒们参与进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团契活动中，这种“人人皆祭司”的方式更加突出。根据笔者的观察，尽管团契有着相对固定的领导人员，但长期参加活动的每个信徒在聚会时都能够做自己的事工，比如聚会时的主持人、领诗、司琴、做见证、发放圣经、发放歌本、摆放桌椅、打扫为圣、准备纸笔、准备会后的食物分享等等，一切显得有条不紊，都分别有人负责。在下一次聚会时，任务又会有所更替。使得每个信徒都真正的参与进来，的确在感观和心理上，给人一个“家”的感觉。

四、崇拜礼仪轻松

基督教新教本身相对于天主教和东正教来说，简化了礼仪。一般只保有圣洗礼和圣餐礼两种仪式，很少有对圣像、圣物等的崇拜。在拥有大型建筑物的座堂式新教教会之中，参加聚会的人数一般比较多，规模看起来相对严肃。而与一般大的座堂式的教会相比，家庭教会规模小，在礼仪上更为简单，没有太多繁琐的礼节要求，关键是这种简单的方式常常能够给参与者一个自然轻松的气氛。这样的好处不仅在于使各信徒间能够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中感受崇拜上帝所带来的“喜乐”，对于初来到家庭教会的参加者来说，这种氛围也能够使他们更加自然地投入到教会的生活之中，而不会因为复杂的礼节和严肃的气氛而对基督教产生畏惧和疏远的心理。这样一来，家庭教会便更容易吸纳新人。

五、便于增长

以上四个特点正是大的教会所不拥有的几个优点，也是“三自”教会之所以发展缓慢的一些客观原因。当这些优点组合在一起，便更加有利于家庭教会的发展。一旦人数和规模上达到了一个上限，家庭教会便会象细胞分裂一样，一分为二，产生该教会之外的一个新的家庭教会。家庭教会就是这样通过不停的传播福

音、新人的加入、教会增长、一分为二的植堂、再次传福音、再次招募新人、再次的增长、再次的植堂，循环往复，使得信徒和教会均处于一个不断增长的态势之中。可以说，中国的基督教新教家庭教会在改革开放之后之所以发展迅猛，家庭教会自身的特点和优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笔者的了解，仅北京某一所著名的高校就拥有2个以上的团契，而这些团契中的成员，由于人数众多或其他个人原因又分属在不同的教会之中。如，一个团契中的甲、乙、丙、丁就可能会分属于四个不同的教会之中，而这些教会的形式自然包括三自的教会和家庭教会两种形式。

第四节 基督徒家庭聚会点的一般活动方式

每种宗教都有自己的一套崇拜礼仪程序，基督教新教也不例外。要了解基督教家庭聚会点的崇拜在仪式上与一般意义上基督教教会的崇拜仪式有何相同之处和区别，就首先应该对基督教教会一般的崇拜聚会有所了解，利用比较宗教学的方法进行分析。^①

基督教的崇拜聚会最主要的是主日早晨的崇拜，其他的时间的崇拜聚会要依各教会或家庭聚会点自身的安排而定。基督教认为，崇拜是一个基督徒首要的职责，如果不对上帝先进行崇拜，人是不配事奉上帝的。因此，尽管基督教不追求复杂的礼仪形式，但崇拜的程式也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聚会由着的不同方式，但基督教崇拜聚会的一些简要的原则是基本一致的：序乐开场——诗班入席——牧师开场祷告——信众唱诗——诵读经文——牧者的活动——奉献的侍奉——唱诗——会后讨论。

最后的讨论活动一般在大教会比较难以实现，但却相当适合基督教家庭聚会点，使得会众在一个轻松的气氛下互相学习，培养各自的灵命。另外，会后讨论的另外一个重要功能就在于通过更近距离的交流，使得会众们之间彼此熟悉，扩大其人际的网络。

^① 此小节只涉及基督教一般礼仪程序，有关基督教聚会点的情况后文会做专门介绍

第二章 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存在的现实依据

本章将通过描述家庭教会历史、从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关系这一现实依据入手，通过介绍北京宗教红色市场和灰色市场的整体情况，阐述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存在的现实依据，以期对北京市基督教教会的整体现状有所把握。

第一节 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历史^①

基督教新教家庭教会的兴起，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的 20 年代以后。自 19 世纪初期的英国伦敦会的宣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在之后许多纷纷来华的传教士的努力下，基督教传教活动从广东逐渐北移至内地，基督教在华的事工得到了发展，并且于 20 世纪的 20 年代开始出现了中国本色化的教会。

晚清以降来华的更正教会（新教），其传教士一般都秉承了西方千余年来的教会传统，将大部分的宗教活动限定在特定的宗教场所中进行。虽然此时教会也鼓励信徒们在家中举行聚会，分享见证，但这些家庭宗教活动仅仅是辅助性质的，而信徒也少有在家庭聚会中主持圣礼的。随着 20 世纪初民族主义的高涨，一些主张中国教会应该尽早摆脱差会与传教士而自立的人曾号召基督徒们不应受困于西方城市座堂式教堂的观念，改在家中或任何公共场所举行崇拜活动，不过，当时也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样的建议曾经获得了广泛的重视。

真正的家庭教会运动是在 1949 年之后的中国才出现的。新中国建立之后，教会内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自爱国运动”，通过对教会的改造，中国政府希望完全切断本土教会与西方的联系并且对基督教全盘掌控。随着 1953 年全国性肃反运动的开展，一些基督徒对三自会追随政府等行为非常不满，陆续脱离三自会，自行组织家庭聚会，另起炉灶。^②例如此时的广州林献羔的大马站福音会堂、上海王天恩、庄慎的耶稣堂，以及北京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等。这些本土教派和

^① 参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第三章，梁家麟，建道神学院，1999

^② 《地方教会浪潮》，载《桥》第 55 期。童小军《现实历史里的耶稣家庭》

自立教会的信徒人数陡然增加，相对地，公开教堂的聚会人数却大幅减少。

自1957年开始，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便受到左倾思想干扰。此时中国政府强调意识形态内的阶级斗争，宗教被当作精神麻醉剂、鸦片、“帝国主义别动队”等，受到严厉的批判，信教人士也被看作一种落后势力，遭受到各方面的歧视。此时，三自会宣布不准在教堂外进行任何的宗教活动，探访、家庭聚会、上门代祷等日常的宗教活动全被取消。此时的三自会的教会崇拜等多流于形式，大多只讲政府的政策和政治教条，无法满足信徒们的需求，从1958年到1965年，公开教会的信教人数逐年下降。此时不少信徒经受不住政治的压力而放弃了信仰，而一部分坚守信仰的信徒便在家中自办聚会，这个时期，基督教已经转入“秘密的分散的状态”。^①

进入文革时期，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由改造转为全面消灭，铲除所有宗教。1966年秋的“扫四旧”开始，教堂寺观大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无一幸免。很多基督徒被抄家、判罪，圣经和宗教书刊被没收，许多的家庭聚会暂时自动解散，停止了活动。从表面上看，有形的宗教活动在中国完全消失了。然而，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仍有基督徒定时在家里或其他地方碰头，坚持信仰，偷偷聚会。在1970年代后，政治气氛稍微松弛，秘密的家庭聚会逐渐活跃，有些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举行，^②参与人数或多或少。

梁家麟先生认为：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家庭教会长时间以地下的秘密形态存在，造成了两个重要的后果。第一是属灵气质的塑造。这个时期磨练了参与者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令他们变得更具有排他主义倾向，更具有出世倾向。他们严格区分信与不信，属灵属世，强调对信仰的高度委身和参与，愿意付出各样的代价，籍此表现对信仰的忠贞。以上的这些特征与宗教学上所说的小教派（sects）及传统中国的秘密宗教颇为相似。第二就是自发信徒领袖的兴起。此时的家庭教会大都是由平信徒所兴起和带领，他们在没有教义权威与宗派传统的规范下，逐渐建立起了家庭教会的信仰模式。

文革以后，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转为相对的宽容。不少基督徒们开始在家里恢复宗教活动，招聚家人朋友举行崇拜祷告聚会。地方政府对这些半公开的宗教聚会，大都采取较克制的态度，希望用劝谕的方法中止

^① 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7—1997）》

^② 《江苏教会近况》，载《桥》第14期，1985

他们的活动。^①此时的牧者们多是在经历过多年的政治磨难后，另起炉灶，自建家庭教会，而并非承接那些在文革时期便已经建立起来的家庭教会。很多资料显示，有些地区的基督教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后开始了高速增长，而发展最快的主要是在农村地区。例如，河南省是全国基督教徒第二高的省份，根据政府在1994年的数字，全省有基督徒约120万人，这是解放初期12万人的十倍多，是文革前7.8万人的近16倍。其中九成是在1985年至1994年此十年间信教的，这些信教者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

尽管基督教的主体是在农村，但城市基督教的发展更是呈多元化的状态。不论承认与否，各式各样的聚会点的存在都是一个事实。仅仅在北京，各种聚会点各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独特的背景，相对于在政府建制内的“三自教会”，很多人都习惯称其为“家庭教会”。

由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可以看出来，由于政府的管制所带来的基督教和政治的关系上的不和谐，直接导致了杨凤岗教授所说的“三色市场”的出现。杨教授把建制内的“三自教会”归属于宗教的“红色市场”，而把初期家庭教会归于“黑色市场”。“在中国，基督教非法地下聚会正是出现在1957年取缔宗派、强制实行联合聚会之时。在文化大革命极左的路线统治之下，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关闭了所有宗教活动场所，实际禁绝了宗教……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信徒暗中从事宗教活动却是个不争的事实，这在已经出版的一些文学作品、回忆录、口述史中有大量例证。不少人宁可坐牢甚至杀头，也不肯放弃宗教信仰。”^②“只要宗教组织在数量和活动上受到政府限制，黑市就必然会出现。”^③

在“三色市场的互动”问题上，杨凤岗教授指出：“三色市场各自内部都有其独特运作机制，而三个市场之间也存在消长转换。原本在宗教黑市或宗教红市中的组织、信众和活动可以转入灰市，原本在宗教灰市里的也可以转入红市或黑市。管制越严，灰市越大；相应的，降低管制，黑市、灰市减小，宗教红市就会增加。”就基督教家庭教会而言，随着政府政策近年来的不断变化，政治气氛已经在不断变的宽松，家庭教会在一定意义上也发生了从“黑色市场”到“灰色市场”的转化，正如“宗教三色市场理论”所说，虽然政府的管制必然导致“黑色

^① 《从舞阳看豫西的教会》，载于《桥》第28期（1998）

^② 杨凤岗，《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③ 杨凤岗，宗教三色市场理论，命题一

市场”的出现，而随着政府管制的弱化和政策的放宽，宗教“黑色市场”是可以转化为“灰色市场”的。

目前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状况应该属于“宗教灰色市场”的范畴。而对于那些目前政府明确取缔的宗教形式，如东方闪电之类，则应属于“宗教黑色市场”的范畴。基督教中的“黑色市场”无关本文的讨论内容，因此不再赘述。就当前国内基督教界的形式而言，基督教市场真实的存在着“红色”和“灰市”两大市场，然而对于“灰市”是否就可以转化为“红市”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不仅政府的政策和管制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决定性的因素，两大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建制内的“三自教会”和建制外的“家庭教会”之间的关系，是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另一大影响“灰色市场”存在的重要环节。这种“未登记的基督教家庭聚会逐渐从遭受驱散取缔转为得到默许。如果这种从黑市到灰市的转化反映了宗教管理者的一种新的尝试，这或许暗示从黑市经灰市进而引入红市的一种渐进努力吧。”^①

第二节 中国基督教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的关系

当前中国政府在对于基督教的政策上只承认两会组织，即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而对于只要是在三自体制之外，没有向三自教会登记、并加入三自教会的其他基督教组织，不被法律所认可，也不为中国的法律所保护。因此，在很多时候，对家庭教会又产生了另外一个称谓：“地下教会”。这些家庭教会在中国官方看来，很少正式称他们为“家庭教会”，更多时候是以“聚会点”或者“聚会所”来命名。亦不属于合法的宗教组织。值得指出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家庭教会的政策是比较温和的，并没有全面取缔家庭教会的政策出台。而无论是中国政府的官员还是“三自”教会，都不承认中国存在一个数量庞大且与“三自”教会对立的家庭教会，仅仅承认有相当数量的信众依照基督教的传统或者其他理由选择在家里“聚会”。中国的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在《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宗教状况》中指出：“政府有关部门在登记工作

^①杨凤岗，《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中充分尊重各宗教的信仰特点。比如，基督教按照宗教习惯，教徒在自己家里举行以亲友为主参加的祷告、读经等宗教活动，一般称之为‘家庭聚会’；在宗教活动场所依法登记中，政府并不要求这类家庭聚会申请登记，当然也不对他们的正常活动加以干涉和限制。”在“地下”的问题上，叶小文局长指出：“中国只存在两种教会：一种是按照国家规定已进行登记的，一种是没有按照规定进行登记的；无论登记与否，它们的活动都是公开的，所以都不是地下教会。”

对于家庭教会来说，在登记的问题上，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拒绝加入“三自”教会的。这方面的原因有历史上形成的问题，也有现实的问题。历史上，1950年中共政府发起了“三自革新运动”，当时的一些基督教新教的部分信徒因为拒绝参加这场运动而被迫转入到家庭。此时的家庭教会已经开始在政教关系上走上了一条不和谐的道路。到了1958年，政府加大了“三自”教会的管辖权力，规定所有的基督教新教的各个宗派的教会都必须向“三自”登记，归属“三自”教会。这样，进一步导致了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的分裂。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政府的消灭一切宗教的行政命令使得“三自”教会在内的所有宗教都受到了迫害，处于“地下”意义之上的家庭教会更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然而此时家庭教会的传教事工反而没有停止，都在隐秘中进行，使得家庭教会的组织形式得以继续发展。文革结束后，大陆的宗教政策放宽，在政府支持下，“三自”教会得以恢复和发展，家庭教会此时更象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信徒成倍的增加，在全国范围都呈现了一个骤增的趋势。八十年代中后期，家庭教会的发展越来越迅速，而与“三自”教会的矛盾和冲突也变得尖锐起来。

相当一部分信徒不愿意登记加入“三自”教会的原因多且复杂，但主要有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政治上的，一个是教义上的。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在现实中又是时常交织着。政治方面，第一，由于政府在历史上的错误路线，当年的迫害给许多老的基督徒们心理上带来的阴影直接影响到了新的家庭教会的成员们，使他们对靠近政府的“三自”教会有着抵触情绪；第二，家庭教会的信徒认为“三自”教会的部分领袖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指责他们所宣扬的东西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认为他们是假基督徒，在和世上的君王联合、替官方说话，凭借人间的权柄，意图凌驾在主的教会之上，甚至有时会将“三自”教会的领袖斥之为撒旦、犹大；第三，虽然在改革开放后政府从来没有明确的条文全面取缔家庭教

会，但在地方政府的实际的操作中，确实出现过打击家庭教会的事件。尽管政府在宣传工作上做到了保密，但这类事件一旦发生，的确也给信徒们对政府以及“三自”教会的看法上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教义方面的分歧更为复杂，由此也会发生互相攻击的情况，而双方时常也都是打着“为主征战”的旗号来反对对方。教义思想上的不统一产生的分歧，使得中国的基督教新教教会发生各自为政的分裂情况也是必然的。

虽然政府在对其称谓上很少妥协，但是家庭教会的参与者们却坚持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教会”。很多时候，他们甚至把“三自”教会斥为“异端”。他们认为，“三自”教会过多的牵扯上了政治的因素，向政府妥协，宣教了一些本不是《圣经》所指导的内容，没有按照一个基督徒应尽的职责来行为。一位家庭教会的网友曾经告诉我：“‘三自’教会比较软弱，在我所在的教会的诗班居然去献唱歌颂共产党的歌，甚至教会里还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真是让人很痛心。也许别的地方好一点，但由于政府的控制，教会的领袖要吃饭，不妥协一点饭碗就没了。”而在家庭教会的实际操作中，尽管政府强调他们是“聚会”而不是“教会”，但在我的调查中，一位牧师曾经告诉我说：“这里有主的羊，许许多多的羊，也有爱主、对主忠心的仆人，许许多多！家庭教会存在的目的与任何教会存在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建立主的身体，传扬主的道，扩展主的国度，在世人面前见证主，是执行主所设立的圣礼的地方，是圣徒的家、事祷告的殿！”实地调查也表明，作为实体存在的家庭教会，有着教牧人员、诗班、平信徒、以及所有在“三自”教会中一切的宗教活动，在他们的组织形式上有着的一套比较成熟的制度化的教会体系，可见，他们称自己为教会是有充分理由的。

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只要市场存在，消费者就必然会因消费上的需求而追求“物美价廉”的商品，这就会导致供应商之间“差价”的形成，“差价”的原因必然导致市场分为“红色市场”和“黑色市场”、“灰色市场”。如果把中国的基督教整体看成是一个大的市场、把基督教看成一种“商品”的话，则哪个市场所提供的“商品”更加“物美价廉”，必然哪个市场更加有“人气”。政府的政策是“宗教市场”的宏观的杠杆，起到一个制定“规则”的作用。在这个“规则”下，“基督教黑色市场”被取缔，因此对于消费者来说，选择“黑色市场”的所付出的“价格”过高，难以“消费”。而政府对于“基督教灰色市场”的政策宽松，

使得其和“基督教红色市场”一同存在于整个基督教市场之中。在两个市场消费“价格”基本均等的情况下，“物美”是信徒所追求的“商品”的主要尺度。

基督教的一大特点就是要求信徒严格按照《圣经》实践其宗教活动，一切不列于《圣经》的言论都会被基督徒视为“异端”。正因为信仰上的要求，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相当一部分基督徒认为建制内的“三自教会”所提供的“商品”并不“物美”，“家庭教会”中的“商品”反而得到了很多信徒的认同，他们选择进入“灰色市场”消费。另一方面，对于宗教“商品”的“供应商”们而言，建立起一个“家庭教会”的成本远远要低于加入“三自教会”，尽管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没有政府明确提出取缔政策的前提下，其“商品”是“价廉”的。因此，能够提供“物美价廉”的宗教商品的“基督教灰色市场”在改革开放后的短短二十几年间便拥有了超过“基督教红色市场”若干倍的庞大的消费群体、在基督教市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第三节 北京市基督教的红色市场概况

按照杨凤岗教授的宗教三色市场理论，可以把北京市基督教的整体情况基本归为两类。除却被政府依法严厉禁止的如“东方闪电”等邪教组织的黑色市场很难在北京存在外，主要是以政府批准的、存在于中国的政治——宗教建制内的“三自”为特征的教会（归属为“红色市场”）和以家庭聚会为特征、未向“三自会”注册游离于中国的政治——宗教建制以外的教会（归属为“灰色市场”）。香港学者叶青华^①指出：中国并无任何基督教会自称为“三自教会”，政府认可的基督教会的正式名称也从来不叫“三自教会”，所以，尽管“三自教会”这一名称被人普遍使用，但仍然不是十分恰当的称谓。另一方面，与之并列的“家庭教会”一词，也只是学者对于游离于“三自教会”之外的那些教会的总称。二者的主要区别，实质上只在于是否建立在中国现有的政治——宗教体制之内。^②因此，在称谓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用“建制内教会”和“建制外教会”来定义“红”、

^① 《寻真求全》，叶青华，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1997

^② 《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高师宁，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5

“灰”两种不同的基督教市场。

如今，北京城区的“基督教红色市场”一共包括十一座教堂，其中六座天主教堂和五座基督教堂。这五座基督教堂分别是：崇文门堂、缸瓦市教堂、海淀堂、珠市口堂以及宽街教堂。^①

1. 崇文门堂

北京基督教会崇文门堂，始建于1870年，是美国卫理公会（美以美会）在北京乃至整个华北地区建立的第一所礼拜堂。当时名为亚斯立堂。为纪念美以美会第一位赴南美洲传教的Asbury主教。教堂最初建成时，外观和现在一样，只是规模比较小，仅能容纳四五百人聚会。随着教会信徒人数的不断增加，1880年卫理公会在原址重建教堂，1882年新堂落成。该堂于1900年夏，在义和团运动中被焚毁，1902年清政府拨款重建亚斯立堂，于1904年春建成。此即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座礼拜堂。

1958年夏，北京市各教会实行联合礼拜，亚斯立堂暂停活动，礼拜堂及附属房屋由北京市第13女子中学（原慕贞女中，后改为第125中学）占用，礼拜堂被当作学校的礼堂。“文革”期间，堂内各种设备破损十分严重，面目全非。1982年春，北京市政府贯彻落实宗教政策，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经多方交涉，在付给125中学两万元人民币后，经大规模整修，亚斯立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基督教会崇文门堂，并于当年圣诞节重新恢复聚会活动。

2001年8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拨款人民币480万元，重新修缮了礼拜堂及其附属房屋。崇文门教堂是北京市目前最大的一座基督教新教教堂，也是一所涉外的教堂，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曾经接待过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克林顿，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乔治·凯瑞博士，著名布道家葛培理牧师也曾经多次来访。每个主日都有外国使馆的官员、国外信徒来此做礼拜，经常有国际教会间的交流活动。

2. 缸瓦市教堂

缸瓦市教堂座落在北京西四南大街57号，坐西朝东，外观和内部装饰都很简朴。它是由英国伦敦布道会创办的，该会于1863年（清同治二年）派传教士杜德贞来华，在京城缸瓦市觅地租了一处房子，开办为缸瓦市教会医院，以给市

^① 本节资料主要来源于各教堂的自我介绍以及高师宁著《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同上。

民看病为掩护传教，以后不断添购堂产，建立了礼拜堂及扩建教会学校、教会医院，成为北京市内历史最久的基督教堂。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自立运动中，缸瓦市堂曾成为“中华基督教会”，但英国传教士仍居住在此并参加教会工作，1941 年到 1945 年，缸瓦市教堂曾一度由中国教徒自己管理。1950 年，最后一位外国传教士离开缸瓦市教堂。1958 年后，缸瓦市堂作为西堂被保留，是北京基督教在西城区唯一一所教堂。1962 年以后在这里举行不分宗派的联合崇拜。1966 年以前，参加缸瓦市堂崇拜的信徒少的时候 10 来人，多的时候 30 到 60 人不等。文革期间，缸瓦市堂成为北京市煤气公司的库房，所有教牧人员下放到农村劳动，直到 1980 年复堂。由于基督教发展的需要，1983 年经北京市基督教两会的批准，安息日会的教徒开始每周六在缸瓦市堂单独聚会。80 年代初，朝鲜族信徒开始在此聚会，1996 年正式登记为合法聚会，也是在缸瓦市堂单独进行崇拜活动。因此，“一堂三聚会”（周日的四堂主日聚会、一堂朝鲜语聚会、周六安息日会信徒的聚会）使缸瓦市堂极具特色，成为北京市基督教堂活动的独特景象。

3. 海淀堂

海淀堂位于北京城西北的海淀区中关村，创建于 1905 年，前称海淀中华基督教会，原是北京公理会所属的一个福音布道所。海淀堂自创建伊始就是一所独立自立的教堂，所有经费均来自当时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一些基督徒教职员的捐款。1922 年由燕京神学院毕业的祁国栋先生任传教士工作。1927 年成立董事会，设董事 12 人。由于信徒逐日增多，在众信徒和董事们的共同努力下，1933 年募款 4600 余银圆，于 1933 年 6 月建成现在的大礼拜堂。祁国栋先生被按立为牧师圣职，当时信徒增至五百人左右。

海淀教会除了传福音外，还举办了一些福利事业，诸如：1929 年创办了培元小学，1942 年又增设初中部。1932 年与燕京大学妇孺救济会联合开设培元、培德、培善三个挑花厂，安置无业女工 200 余人，同时设立养老院和妇产医院为海淀居民免费服务。

中断一段时期后，1984 年落实了宗教政策，在海淀政府宗教科的大力支持下，要回了礼拜堂及副堂三间，和两间借用的办公室。1985 年 5 月 12 日海淀堂正式复堂。15 日成立了“自治、自养、自传”的筹备小组，由信徒中推选成员

10 人，由于新粒牧师任组长。至今这个小组仍以“爱国爱教，荣神益人”作为方向，引领信徒。当时聚会不足百人，且大都是些老年信徒，中青年极少。在牧师与信徒的共同努力下，海淀堂设立了制度、清理了环境，成立了唱诗班。又相继设立了售书处、卫生室、食堂等。1994 年由齐铁英任本堂主任牧师，1996 年顺利完成了家庭聚会点登记工作，由于信徒增多，又开设了第三副堂。2001 年 9 月至今由吴伟庆任本堂主任牧师。

目前，每主日分为三堂：上午二堂，大约有 1500 多人，外宾亦有 20 余位；为满足信徒们的需要，下午又增加一堂礼拜；平时小聚会亦近百人，在年龄方面，中青年占 80%，老年占 20%。2003 年非典之后，海淀堂搬入图书城临时会所，信徒不断增长，为了满足信徒在灵命上的需要，2004 年 3 月开始，该堂上午又增加一堂早礼拜。现在上午三堂礼拜，下午一堂礼拜。2005 年 8 月，北京市基督教海淀新堂隆重举行了奠基仪式。

4. 珠市口堂

北京基督教会珠市口堂位于北京繁华的前门外大街，临街而建，交通十分便利。始建于 1904 年，原属卫理公会，1921 年扩建成后，成为基督教美以美会北京教区四大堂之一，几十年来始终为宗教活动场所。1966 年因文革被迫停止活动。1980 年落实政策，经过维修，1988 年起恢复了活动。教堂坐西朝东，正面临前门大街，主楼一座三层，临街为灰砖砌筑，内部为钢筋水泥结构。当时教堂一层外堂用于布道，二层为礼拜堂，三层为汇文第三小学。

从 1926 年开始珠市口教堂推行自养，但在 1945 年后却仍通过华北年议会接受美国差会的津贴。1958 年北京市基督教各宗派教堂实行联合礼拜，信徒不分宗派、远近，在东西南北城各个堂参加礼拜。珠市口堂被定为南堂，也称为北京基督教会珠市口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珠市口教堂被关闭，1988 年 12 月圣诞节前夕举行了隆重的复堂典礼。珠市口堂分别于 1988 年、1996 年、2001 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维修，市政府前后出资一百七十余万元对教堂进行了修缮。

由于北京城南只有两座教堂（崇文门堂与珠市口堂），而珠市口堂又更接近南城，因此，其会众中有许多来自远郊区，有许多是在北京城南一带谋生的外地人，这已成为该教堂的一个特色。现在，每周日该堂有两堂崇拜活动，每一堂都是座无虚席。

5. 宽街教堂

北京基督教会宽街堂位于地安门东大街东板桥街 10 号，紧邻大街，由美国卫公理会建于 1943 年，原为“基督徒聚会处”。新中国成立后，基督徒聚会处一度对“三自”持反对态度。曾拒绝参加 1954 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直到 1955 年才参加了三自爱国运动。宽街堂管理采用长老制一直延续至今，1951 年后按立了四位长老，文革后又按立了四位长老。1958 年，宽街堂被作为北堂保留下来，直到文革开始才停止活动。

2000 年后新建的宽街堂有 1200 平方米，每周日上午的崇拜活动约有 1500 人左右参加，其中年长者较多，信徒的结构比较复杂，有一些信徒来自顺义、门头沟、昌平等远郊。尽管宽街堂的礼仪基本上保持了聚会处的习惯，但是现在已经设有专职牧师和专职讲道员，至今妇女在主日仍然不能够讲道。教会每年夏天举行一次施洗活动，采用浸礼的方式。

以上所述这些北京市的教会，就如今的状况而言，依法向中国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登记，其中的宗教活动不仅在法律的许可范围之内，而且也受到法律的保护。据此而言，相对于那些尚未登记注册的宗教组织，其正是属于中国宗教“红色市场”的范畴。

第四节 北京市基督教的灰色市场

北京市现在的总面积 16,808 平方公里，城区总面积 1,369.9 平方公里。四个城区、四个近郊以及八个远郊。根据 2000 年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北京市一共有 1,382 万人口，其中流动人口 300 万左右。^①根据近年来的统计，北京基督徒大约有 5 万左右，然而事实上的数字只会更多，并且在不断增长。就崇拜和聚会而言，原来的北京城的九座教堂远远不能满足信徒们的需要，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的增加，势必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基督徒聚会点，从而使得北京市的基督教灰色市场越发的壮大。

就北京的基督教聚会点而言，其出现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历史上的遗留的一

^① 《北京旅游》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显然，这个人口的数字完全是保守的，据有关估计 2008 年北京总人口将达到 3000 万。

些政治和宗派上的原因，^①一些与这些原因无关的因素也在起作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北京城只有十几处聚会点，到现在，仅仅是官方的统计就已经达到了 823 处，其中注册登记的仅仅有 57 处。^②当然，事实上的聚会点数字远远不止这些。高师宁教授认为，^③与这种发展速度相关的因素绝不是单一的，还包括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地理的原因，在最近的二、三十年，北京城市的不断扩展和人口的增加，基督徒自然随之增多。而市区内仍然只有五所教堂，尽管这些教堂也都在不断的整修扩建，还是远远满足不了日益增多的基督徒们需求。为了参加教会的崇拜活动，很多人在礼拜日往往花去几个小时辗转几趟公共汽车才能到达最近的教会。如此不便使得许多的基督徒都希望能够就近参加基督教活动。笔者曾经听一位基督徒说道，他一直在祈祷主能够赐福，希望在每个住宅小区里都能有一个教会，这样就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舟车之苦。高师宁教授认为，其二是由于信徒们素质的不断提高，信徒对于教会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因为不满意建制教会某些神职人员的讲道而选择聚会点的信徒也在增多。其三，是有些信徒们更喜欢亲密的人际关系，更愿意到小型的、能够使信徒之间彼此分享更多宗教体验的聚会点。另外，对于朋友和熟人较多的聚会点，信徒们往往也更容易选择去其中参加活动。其四，一些信徒由于工作的时间原因，不能在周末参加礼拜，为了满足这部分人的需要，一些专门在周一到周五这段时间活动的聚会点也自然产生了。其五，由于一些信徒所受的神学教育不同，尤其是那些在国外受洗的信徒，他们更喜欢按照自己的神学理解组织崇拜活动。其六，很多信徒更喜欢能够和自己身份相同或者职业相近的信徒在一起聚会进行崇拜活动。第七，原有的聚会点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分裂，形成新的聚会点。高师宁教授对原因的分析表明，决定灰色市场出现的政治原因并不是唯一的因素，还应该包括了经济、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的作用。

就北京而言，基督教聚会点的形式十分多样化。根据高师宁教授等的调查和总结，聚会点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④：1、以行业特征为主的聚会，如商人团契、

^① 梁家麟先生认为，对于三自爱国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各种不同的意见随着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而扩大与加深，例如，不赞同或不满意建制教会的状况，反对联合崇拜形式，希望恢复各宗派自己的崇拜活动和崇拜方式等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香港：建道神学院，1999。

^② 王亚明、尹爱娟《推进我市宗教事务法制化管理进程》，载于《北京人大》第 5 期，2004。

^③ 《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高师宁，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5，82 页

^④ 《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高师宁，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5，83 页

医务人员团契、艺术家团契等等；2、以其他群体特征为主的聚会，如老人团契、家庭主妇团契、夫妻团契、大学生团契、盲人团契等；3、以某一工作单位为主的聚会，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一些私营单位领导是基督徒的地方；4、家庭或朋友聚会的扩展。这些聚会都有“实用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它们能够按照信众自身的特点，运用《圣经》来解释并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就笔者的调查所知，尽管北京城的基督教聚会点众多，但是聚会点之间的关系则是比较松散的，一般不同聚会点之间没有很多的关联，有时会有两个或以上的聚会点一起组织一些小型活动，比如两个高校的大学生团契在一起组织一场联谊等；或者在关系比较熟悉的两个聚会点里，互相有对方聚会点里的信徒到彼此的聚会点做一些见证分享等活动，而就北京市基督教聚会点的整体而言，各个聚会点比较独立和分散，并没有形成一种网络的关系。此外，和“三自教会”划清界限的聚会点也是少数，很多人会不仅参加聚会点的活动，同时还参加“三自教会”的活动。^①在一次对“三自教会”所在教堂的采访中了解到，其实在很多时候，“三自教会”对于“聚会点”的态度也不是十分明朗的，那里的有些牧师也会到“聚会点”中讲道或者进行一些其他的宗教活动。

处于中国宗教“灰色市场”中的这些基督教教会组织，由于在“注册”的问题上，尚未和中国政府的宗教管理部门达成一致，便产生了这样一种游离于法律许可范围之外的现象，尽管其宗教活动可能并非危害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但其介于合法性和非法性这样一种状态正是造成了其为“灰色”的重要因素。

^① 就笔者调查而言，在相当一部分基督徒的意识里，并没有“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区分。

第三章 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个案研究

笔者主要对两所北京某高校的大学生所组成的团契以及这些大学生信徒们在礼拜日分别固定参加聚会的家庭教会进行了调查研究,参与到里面的各种宗教活动,并且以客观的心态对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基督徒以及某些教牧人员进行了访谈,收集了一定的资料。由于笔者所调查的各团契和教会的大致情况相同,因此本文即以北京市L和M两所大学的青年学子基督徒们的聚会点为例,对笔者所调查的团契和家庭教会的概况进行比较研究,做出客观的阐述和分析。

第一节 信徒们的“家”

尽管信徒们几乎都是大学的在校学生,但是他们聚会进行崇拜的地点往往不是在学校里,而是在学校周边的一些家属院或者写字楼里租用的房子。他们把聚会点称之为自己的“家”。由于中国的政策是不允许在非宗教场所有任何宗教活动的,因此他们不可能在学校宿舍或某些地点有大张旗鼓的活动,另外由于都是学生,且多为北京以外的生源,他们也没有自己的“家”来承担聚会。因此,大家一起分摊凑钱或者依靠某些外来人士的资助租用学校周边的民宅或写字楼作为聚会的地点,这种方式往往成为北京所有高校学生基督教组织的首选。

在北京居住过的人都知道,北京的住房常常可以用天价来形容,尤其是四环以内,学校周边和商业区的房子则更为紧俏。因此,聚会地点的选择问题,正是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基督徒学子们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据笔者所调查的资料而言,高校的学生基督徒们在选择聚会点上往往存在三种形式:

一、国外信徒的资助

这是目前笔者了解到的最多的一种方式。

笔者所调查的 M 大学就是典型的这种情况。M 大学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关村某处，这里是北京市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的一个黄金地段，学校附近的地皮自然价格不菲。M 大学的学生聚会点就位于该大学周边的一个高级住宅小区内。该小区高楼林立，环境优美，一应现代化设施齐全。小区的保安系统十分完备，不仅随时有保安人员的执勤，而且每一栋单元的楼门都是密码式门锁，除非持有密码或者里面有人开门，否则外人是难以进入的。因此该聚会点的外部保密设施是很到位的。之所以选择在这样豪华的单元楼里面作为基督徒们聚会的地点，是和作为资金资助者——外国人^①害怕中国政府查处的心态分不开的，这在我后面的内容中会专门讲到。

2005 年圣诞节前，该聚会点设在该小区中一个一室一厅的单元，房间铺着木质地板，客厅很大，来人可以席地而坐，围成一个圆圈进行礼拜的时候完全可以容纳 30 多个人，屋子里有 YAMAHA 的电子琴，真皮沙发，电视，DVD 机，饮水机等生活用品，厨房里有高级橱柜以及厨具，仅从家具的陈设上就能直接给人一个温馨的“家”的感觉。05 年圣诞节后，由于人员增多并且希望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的原因^②，就从这个相对较小的房子搬到了该小区一个更大的房子里面。这个“家”面积在 120 平左右，三个房间并一个很大的厅，其中两个房间是用来分给有时候晚上组织查经或其他特殊情况而留宿的“姊妹”和“弟兄”使用的，另一个房间设计成了一个小型的图书馆，两个大书架上摆满了基督教用书，是提供给所有来这里参加的人（包括基督徒和慕道友）借阅的。几乎有 60 多平的客厅是专门用来聚会活动的，在我所参加的聚会中，有一次这里最多容纳了 70 多人。房间的陈设比以前更加高档，墙边一个很大的背投电视是专门用来在不做礼拜的日子里供信徒们看基督教影像资料的。

后经笔者调查，在如此一个高级住宅小区的这样规模的一所房子，每个月租金除去水电费、物业等杂费不算就需要 7000—8000 人民币。这么高昂的费用普

^① 此聚会点的组织者为澳大利亚人

^② 这是该聚会点的组织者 CM 告诉我的，至于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不是很清楚

通的大学生们是根本承受不起的。这些费用^①全部由外国人承担。这些“老外”们用来组织聚会的经费究竟是自己掏腰包还是来自于他们所在的海外某些差会？由于调查的深度不够，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落实。当然，M大学聚会点硬件上优越也许只是个特例（L大学的基督徒聚会点条件远不如M大学的），但由外国人出资并负责组织聚会点的情况是在很多高校基督徒团契或家庭教会中确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二、国内信徒的资助

某些国内的企业的老板或其他成功人士，由于自身信仰基督教又经济条件相对宽裕，为了尽到对上帝奉献的职责，通过某种渠道（比如曾是该校的毕业生等）和大学生基督徒们的负责人取得联系，自愿出资赞助信徒们的聚会。

中关村是北京市海淀区一个很大的人口集散地，这里商场、写字楼林立，外来人口众多。附近的海淀教堂在礼拜日虽然安排了多次的礼拜和讲道活动，但仅这一个教堂是满足不了周边众多基督教信徒们的需求的，因此，在中关村附近的写字楼里存在着各色人等组成的家庭教会。K教会位于某写字楼高层的某个单位，尽管位于人来人往的商业区，但关上门窗之后完全可以避开尘世的喧嚣。一百多平的大写字间，除了粉白的墙壁，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装修。屋里的椅子非常多，都整齐的一排排的摆放着，房间后面还有很多收起来的折叠椅作为备用。房间的前面有块供牧师讲道用的大黑板，大黑板前面是个讲桌，旁边墙上还挂有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当日要唱的赞美诗曲目，一个用旧的手风琴则是他们唱诗礼拜时的乐器，一切都很简单。这里比起前文所述的聚会点，更像一个大教室，但来到这里的信徒们依然称这里为他们自己的“家”，上帝是父，他们就是“父”的孩子，彼此之间是弟兄姊妹。来这里聚会的多为四个高校为主体的学生基督徒们，由于人多，他们常采取分开聚会的办法。比如周日的礼拜，上午九点开始的那场是由B大学和Q大学的学生基督徒们所组成，下午两点开始的那场则是L大学和Z大学的学生基督徒。而周一到周五，这里的空间也充分被利用，信徒们可以做些查经、教唱赞美诗等活动。

据笔者了解，这个聚会点的经费就是国内某信仰基督教的个体企业主所提供

^① 包括房租、生活杂费、活动中的文具费、购买零食的开销等等

赞助，能够在物质上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些基督徒看来是件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的一件伟大事工。

三、学生自给自足

就笔者所知，高校学生的基督教聚会点采用外国人资助的方式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些外国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学生基督徒们自给自足的类型自然是少数。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和经济条件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聚会点组织者对外国人资助的态度有关。北京H大学就是一例典型。由于H大学是属于军工系统，他们的聚会点就坚持中国人自己办自己的教会的原则，拒绝来自国外基督教人士的资助。他们请北京某些教堂的牧师或其他中国的自由传道人讲道，经济上保持独立，全部依靠大家自觉的奉献来维持。这当然不是说他们拒绝和外国人来往，他们也吸收国外的神学思想，只是在教会的生存和活动经费上坚持依靠毕业生的捐献和学生信徒们自己平时省下的零用钱或打工赚来的钱，按照“十一税”的原则奉献。尽管资金不多，但并没有因此影响他们对上帝的信仰。这也正是前文中所述的家庭教会的一个特点之一，就是家庭教会形式上的简单，即使条件简陋，开支相对紧张，也不至于对聚会礼拜造成掣肘。毕竟信徒们聚在一起最终的目的是出于对上帝的信仰，是来进行对上帝的崇拜从而寻求精神上的寄托的。

以上三种形式并不是绝对化的，有时在某一个聚会点也存在两种甚至三种形式并存的情况。这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比如L大学的学生基督徒们，在聚会点场所的租用上，部分资金由这里的几个美国人来支付，部分活动的经费（当然这部分支出相对较少）由大家轮流支付。L大学的每次聚会会由不同的人来“带领”，而活动后大家一起分享的食品之类则由该“带领人”负责出钱购买，这样，既给了所有的信徒们一个“人人皆祭祀”的机会，也通过每个人几乎一个学期才轮一次的“奉献”，给团契稍微减轻了负担。

第二节 “家”的结构

一个家庭教会在人员结构分布上并不复杂，不外乎教牧人员、带领人和信徒。

而一次教会的活动中，除了上述几类人员参加外，还包括了慕道友。比起社会上的基督教教会（包括三自的和家庭的），大学生基督教聚会点在人员构成上更加简单。他们几乎清一色全是在校大学生，当然其中也会有几个该校毕业的校友或其他在思想行为上和大学生一样的社会青年信徒参加进来。相对于社会上其他类型的基督教聚会点，大学生的身份特征，也使得这种教会更加单纯一些，思考的问题也和其他类型聚会点有所不同。

一、教牧人员

在大学生团契中，一般没有专职的教牧人员对信徒们做正规的神学上的培训。这当然是和团契的特点和主旨分不开的。团契比教会在形式上更加简单，其目的除了给信徒们营造一个“家”的环境之外，主要功能不是来教导信徒们如何通过灵修来亲近上帝，而是让进入团契参加活动的每一个人认识上帝并通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使其接受上帝的信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团契的作用好比一个中介，把普通人带领进来成为信徒，然后把信徒带进真正的神的肢体——教会。当然这种宣传性的工作在教会中也有，只不过团契里面更加注重这一方面的事工而已。所以，当一个信徒的思想更加成熟的时候，团契往往就满足不了学生信徒们的灵命修养，其自然就会各自或者有组织地寻找能带给其更多神学信息的教会，因此团契里的信徒虽然大都是一个学校的学生，但他们选择的教会却不一定相同。在笔者所调查的M大学的学生基督徒团契中，有的信徒选择三自的缸瓦市教会，有的选择三自的海淀堂教会，对家庭教会的选择也不外乎此，有的进入前文所述的K教会，有的会选择社会上的其他家庭教会，但大部分信徒都秉着“就近”原则，即在学校周边的教会中参加礼拜活动。当然，这也并非一个由非基督徒到基督徒转变要经历的必然过程，有时候一开始就已经进入教会的信徒为了找到一个和自己身份相近的、有更多共同语言和相同心态的群体，也会再次参加一个团契，在这里他们更多的目的除了认识更多的信徒朋友、一起对上帝礼拜之外，“家”的感觉也是他们所欣然享受的。

由于团契的特点，教牧人员不再成为必要，往往这个角色就可以由一些在教会中接受了一些神学知识、信主时间相对比较长的信徒来担当，在聚会的时候力所能及地给大家讲一些《圣经》上的章节。有趣的是，他们所讲的内容往往大都

是其在上周参加教会时听牧师讲及的一些内容，然后大家再就此内容进行礼拜后的讨论。这也似乎成了每一个大学生团契里讲道的一个习惯。但团契中讲道人的神学素质很多时候确实不高，仿佛在讲一些枯燥的课程，讲道就不能吸引信徒。再加上团契的宗旨多注重在传福音上面，这样的情况就很不利于信徒们的牧养，时间长了就会造成信徒们对讲道的疲倦，甚至会使信徒疏远了信仰，把信徒或者慕道友给“讲跑了”。M大学的聚会点有个大四的女孩儿经常负责在聚会时讲道，她有八年的信主时间，被大家公认是灵命较好的一个。但她讲道的水平确实有限，几次的聚会笔者都亲临了她讲道的过程，她的表达十分罗嗦，不仅半天说不到正题而且时常跑题。笔者观察其他听讲人的反应也是各不相同，有人偷偷在聊天，有人在看手机，也有人在闭着眼睛想事情，很少有人专心听讲。因此，是否拥有一个合格的传道人，这对任何一种宗教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过于简单化，甚至“简陋”的神学引导，会直接影响到信仰虔诚的深度。其实在团契中，也有些人也看出这个问题。有位研究生“弟兄”就告诉笔者说：“其实团契在灵修方面做的是很不够的，这里只不过是一个把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人吸引过来的地方，主要就是来传福音的，一个基督徒或者想成为基督徒的人，如果不在团契之外另去参与正规教会的活动的话，确实会很让人感到疲倦，甚至也可能会给个人的灵修带来负面的影响，反而离主越来越远了。”

教会中的情况就大大不同，尽管有的牧师文化素质并不比参加聚会的学生信徒们高，但一般他们都有着相对比较高的神学水平和口才，否则也难以吸引下面的学子。在“三自”教会中，教牧人员多分为牧师、副牧师和传道人，他们主持承担礼拜、证道等一系列的工作。另外还会有专职的义工、非专职的义工以及一些非义工的工作人员，教会的组织架构相对复杂，但更专业。相比之下，家庭教会只有教牧人员和信徒，他们同时兼任义工，教牧人员又分为常任型和流动型。在K教会中，一般有一个以上（视教会大小而定，有的较成熟的教会会有七、八个）的常任牧师轮流在聚会点讲道，称为“驻堂牧师”，他们负责这个教会的一切事务。有些牧师也并非专门服务于一个家庭教会，在其在该教会讲道轮空的时间里，他一般会到另外一个教会工作，而对于另一个教会而言，该牧师也是常任的。这些牧师的来源情况比较复杂，有些是来自于三自的某教会，有些则是自由传道人，有些是专门在北京地区进行传道，另外有些是在北京地区服务一段长时

间后就转到其他地区工作。年龄层次上一般均在中年以上，从三自教会中退下来的老年牧师也占家庭教会牧师的相当的比重。也有的是信徒在自己家中组织家庭教会，而后其自然成为该教会的带领者并牧师。他们由于长期在本地进行传道工作，因此都可以归为常任类型。还有一种是流动型的传道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他们都称作自由传道人，这些人有来自内地其他地区的，也有来自港澳地区或海外其他国家，并且往往这些自由传道人的神学修养都相当高。短时间内他们会在北京的几个教会轮流讲道，流动的频率也比较快，这周在一个地方，可能下周就换到另外的教会。他们所进入的教会类型也不固定，可以是三自的教会，也可以是基督教某些家庭聚会点。

据其他资料显示，中国基督教在总体的情况上，传道人的素质良莠不齐，尤其是社会上一些家庭聚会点的牧师，有的甚至没有受过正统的神学教育。而笔者所调查的 K 教会的牧师整体素质是相当高的。因为这里的信徒绝大多数来自北京的 B、Q、L、Z 四所中国名校，如果没有神学修养较高的牧师，很难满足此聚会点信徒的灵命修养的需要。比如常来这里进行讲道的 S 就是中国某著名高校的副教授，其在所在高校主要研究领域为圣经和基督教思想，S 教授不仅在神学研究上颇有造诣，而且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也有着极大的热情，也是一个基督教优秀的带领者，在大学生基督徒们中间具有很好的口碑，为他们很多人所推崇。在这些学者型的传道人身上，不仅有着优秀的神学修养，而且对信仰持着一种高于普通信徒的理性，可以说他们的传道目的是纯粹的。对于一些政治上的敏感话题，在这里的大多数传道人一般持着一种避而不谈的态度，在他们的内心也不想刻意来区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使之脸谱化。在他们看来，不论“三自”也好，家庭的聚会点也罢，两者之间不应该存在敌视，大家都是崇拜一个上帝，都是这位神奇牧者的“羊群”。对于政府的管理，既然一些现实的人为问题无法改变，就没有要去刻意改变的必要，要学会适应。2006 年 3 月份，由于某些现实的原因，K 教会的聚会点从海淀区的某处搬至了中关村，在一次聚会结束的时候，该教会的一位驻堂牧师讲道：“由于两会期间，大家今天的礼拜结束后就不再安排讨论，等会儿大家分开来走，尽量轻一些。我们不是怕什么，主要是不要给楼里的管理人员增添麻烦。我们应该学会适应这个世界。”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生信徒们所在的教会的牧师们对于政府的态度并非是抵触的，他们最终的目的没

有政治的因素，只想通过崇拜来寻找神的道路，他们虽然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但作为世俗的人他们会试着适应社会的现实。客观地看，对于现实的不满情绪也并不是没有。但这大可归于人之常情，没有去追究的必要。

二、带领者

“带领者”就是教会的组织者，其不一定是教会活动时的“主持人”，主持人是在教会活动时组织协调礼拜等活动的人。按照基督教新教“人人皆祭司”的原则，可以由每一个信徒来担任主持人的角色。主持人多由那些灵命修养比较好的、信主时间相对较长的信徒轮流担任，主持人的任务就是把一场聚会的各部分内容有机的串联起来，安排好聚会的各项活动。那些经常担任主持人的多是带领者。带领者的工作一般除了提供场所供信徒们聚会以外，还负责组织信徒们向非信徒和慕道友宣传福音、安排本次聚会的主持人，安排要在该次聚会时讲道和做见证的牧师和信徒人选，确定聚会点活动的时间和内容、采买活动时所用的物品、食品。其实在很多时候，带领者和主持人的身份是不分开的，“领导层”的分工并不明确。比如在某些家庭教会里面，带领者、主持人以及负责讲道的牧师就是提供自己的“家”为聚会点的基督徒。即使这些角色不是同一个人来担任，但作为聚会点的领导者，他们的意见和行为也是统一的。如果非要有所区分的话，在笔者看来，区别带领者、牧师和主持人的关键就在于带领者是否是在聚会点的硬件建设上起主导作用的人。

鉴于大学生信徒聚会点一般由外国人出资这一情况，带领者的角色通常是由外国人扮演。另外也有中国人作为带领者的情况。如R大学的某副教授就自己出资在其所在学校带领了一个由大部分学生信徒所组成的团契。还有一种相对比较普遍的情况，即虽然有部分成员（中国信徒）是在做一些带领者的工作，从表面看其也具有带领者的身份，但这些教会真正的带领者往往是隐藏在幕后的那些出资的外国人。他们之间具体的利益关系不得而知。另外也有个别在聚会点里比较突出的中国信徒作为这些外国带领者的副手来组织聚会的情况。在笔者的调查当中，所见到的绝大多数学生聚会点是由外国人担当带领者，因此在下文中仅分析基督教大学生聚会点的这些外国带领者们的情况。

这些带领学生基督教聚会点的外国人的身份多是来该学校留学的学生、外

教、访问学者或其他一些工作技术人员。尽管他们的合法身份是以上几种，但其来中国的目的确是应该质疑的。就笔者观察，这些作为带领者的留学生，绝大多数是自称是来中国修汉语专业的。学过外语的人都知道，除非天资聪颖者，对一般人来说，学习一门外语难度是很大的，没有长时间的修炼，想达到口语交流的程度是很不容易的。并且汉语在国际上被公认是很有难度的一门语言学科，想说好中国话，没个几年的工夫是不太可能的。笔者认识过几个外国的留学生，在本国是专修汉语的，来中国三四年后，汉语的语言表达也不是那么流利的。可当笔者问及那些基督教聚会点的留学生来中国有多长时间时，很多都说自己刚来中国一到两年左右，但是他们的中文水平却相当高，其说话的流利程度不亚于很多中国人。在 2006 年新学期的开始，M 大学基督教聚会点里又来了一位澳大利亚的 20 岁的小伙子 SKT，汉语的流利程度不看其面目的话都会以为他是中国人，他也是留学生，来 M 大学学习汉语。在我问及他来了中国多长时间时，他回答我“一个月”。当然并不排除这些留学生在本国练习过汉语，也不排除有些学习优异者能在短时间练就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但如果此种情况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便不得不使人怀疑：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来学习的还是来传教的？可以推断，学习汉语不过是一种掩人耳目的辅助传教的手段罢了，他们一定是受命于本国的专门对华传教的某些差会，经过培训，有备而来。

不同学校的基督徒聚会点，往往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所带领。笔者所调查的大学生基督教聚会点 L 和 M 的外国带领者分别为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另外，在其他的大学生聚会点分别还有来自德国、荷兰、韩国等国家的“留学生”作为组织者。值得一提的是，韩国近年来的基督教发展非常迅猛，目前已经逐渐有取代美国对华传教的趋势而成为向中国传教势头最大的国家之一。“韩国基督教势力几十年发展很快，已成为基督教在亚洲传播的最重要的基地，向国外渗透扩张的势头十分强劲。韩国基督教及海外韩人教会组织专门建立了对华传教机构。韩国基督教势力的渗透近年又出现了新特点。一是教会策划，企业赞助，进行产业布道和福利布道。这种情况在我国各地的韩国外资企业经常发生。二是利用金钱拉拢我教会人员，培植代理人，三是渗透活动逐渐由大城市向农村延伸，由朝鲜族向汉族发展，并进一步提出所谓“福音西进计划”，向我国西部地区传

教。”^①北京的某道口附近是韩国留学生和其他韩国来华的技术工作人员的聚居地，而附近的高校基督教聚会点也多受到韩国基督徒传教的影响。尽管这些外国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在各自的国家里也可能分属不同的教派，但就中国的大学生基督教聚会点而言，很少存在教派之分的。各聚会点在崇拜内容、礼仪、活动方式上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由于各个带领人有着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因此也各有特色，这使得在他们各自所带领的聚会点中也有着不同于他人的特点。比如，L大学的聚会点是由美国留学生所带领，这里的美国人似乎仅把信仰看作是生活的一部分，性格沉稳，这也使得这个聚会点在礼拜的时候看起来大家都很轻松自如。M大学的聚会点的带领人来自澳大利亚，他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把传播福音看作是自己的天职，往往聚会点在进行默祷的时候，气氛十分严肃，各信徒有着深深的“罪”感。

根据1994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第144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中第三条“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境内的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等宗教活动场所参加宗教活动。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宗教团体的邀请，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宗教活动场所讲经、讲道”和第八条“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进行宗教活动，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不得在中国境内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办事机构、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开办宗教院校，不得在中国公民中发展教徒、委任宗教教职人员和进行其他传教活动”的规定，外国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按照规定的内容，笔者调查的课题中所涉及到的所有这些基督教聚会点均是违法行为，是不受中国法律保护并应该严格取缔的。但是根据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所规定，宪法第十三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在宪法上，公民是指拥有中国国籍的人，尽管这些外国人不属于中国公民，然而中国加入WTO时已经承诺，遵守非歧视(包括国民待遇)原则，“将对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和个人给予相同的待遇”^②，因此在法律上对待外国人在自己租住或者购买的房屋中传教这一情况的管理上就会产生一定的法律空白，因为外国人是在自己的“家”中进行传教行为，除非

^① 龚学增《在扩大对外开放中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的渗透》2004年第6期《科学社会主义》

^② 外经贸部.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Z].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

他们利用宗教制造了某些事端，否则对于中国政府来讲，在对此类基督教聚会点的管理上就存在了一个盲点，是难以管理的。因此，利用这个法律的盲点，外国人这种不公开的传教方式才显得如此普遍。

当然，来华传教的外国人也并非有恃无恐，他们对于中国政府也是很有忌惮的。他们在向大学生们传教的同时，时刻不忘嘱咐来参加聚会的大学生不要对外宣讲聚会点的情况，甚至强调在相互发手机短信息时也要时刻注意，应该避免一些诸如“传福音”、“聚会所在地点”、“活动的时间和内容”等敏感话题。在笔者初去 M 大学聚会点的时候，有一次忘记了具体的位置，便发手机信息向该聚会点的澳籍带领人 CM 询问，直到笔者凭着残存的记忆找到了聚会点，CM 也没有回复。他一见到我就抱歉说：“你知道，短信，我怕有监察，所以……嗯，我怕警察！”在平时聚会时，这些带领人会经常告诫参加聚会的信徒和慕道者们，发手机短信息时要注意措辞，比如参加团契应该说“回家”，去传福音应该说去“派面包”等等诸如此类暗语。即使在这些大学生信徒们到了寒暑假放假回家乡的时候，带领人也会提醒他们回家之后一方面要宣讲上帝的福音，另一方面也不要过多的提到和外国人一起传教的事情。其实他们自己也明白“基督教+外国人”这些因素组合起来对于历史上受过西方侵略伤害的中国人来讲，在潜意识里就会认为“你是危险的”，尤其是对于远在家乡的父母们来说，其一会让父母担心子女在外面的安全，其二对这些外国人本身的处境来说也是不利的。另外 CM 还告诉我：“如果被警察抓到把这里的聚会点查抄，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是没有有什么大的影响的，你知道，这里是我的房子，我的家，他们（指警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担心的是学校的这些弟兄姊妹的安全。中国政府很严，我们在国外知道很多迫害基督徒的事情，很可怕”。可以看出，他们通过自己国家宗教机构或者媒体的一些歪曲中国基督教现状的报道，从来中国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把中国政府当成一种现实的威胁，他们更把能来“危险”的中国传教当成一种荣耀上帝、捍卫圣教、可以使其付出一生的伟大使命。从客观上来讲，或许中国的地方政府确实对基督徒有过过激的行为，但这只是个别现象，某些海外宗教机构不负责任的报道，妖魔化了中国政府，对于中国的影响完全是负面的。这是造成这些国外传教者对中国政府持有否定看法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如何改变这一现状，也是值得我国政府所应该注意和研究的。当然，就笔者所调查的这些基督教聚会点里的情况而言，

这些外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不能用“敌视”来概括的，用“警惕”一词来形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似乎才是比较恰当的。在对于基督徒们的宣教时，我所调查的这些大学生基督教聚会点的外国人从没有鼓动学生反中国政府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情况，除了经常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以外，他们往往采取的是一种避而不谈的态度，他们不涉及政治，也从不在聚会时公开谈什么宗教迫害，谈及本聚会点以外的话题也多是在中国的某某地，还有多少数量的人没有听到过“主的福音”，要求大家努力的去传播福音而已。这自然也和大学生们的特点有关。中国的大学生从小受到的是正统的社会主义教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已从小学课本的时代就逐渐深入人心，整齐划一的思想教育模式使得大学生们在这些大是大非上面都有着几乎一致的辨别力，尽管可能不信仰马列，尽管他们都多少了解到一些社会的黑暗面，但是即使有外国人想要利用宗教鼓动他们反对自己的国家和政府，是难以得逞的，因此，北京这里的高校基督教聚会点的情况是和其他某些教会不同的。通过调查可以肯定，大学生基督徒们对于基督教的态度绝大多数只是从信仰的层面出发的，这在笔者后文的分析中会具体谈到。

“这里是中国，神的事工不是靠我们这些外国人，而是真正应该靠你们这些中国人的。”——这是 M 大学学生基督徒聚会点一个叫做马修的澳大利亚人在离开中国回国前的一次聚会上的临别赠言，这句话似乎也道出了诸多国外来华传教者的心声。当然不排除某些境外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怀着一颗荣耀上帝的心和单纯的宗教目的来到中国，这一点无可否认。笔者的调查进行了一年有余，通过接触，也对这些外国的带领者们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以 M 大学的 CM 为例，他告诉笔者，“我是在 2002 年信的基督，在信教之前跟随父母从澳大利亚到了美国，虽然很早就接触到了基督教，但我和其他的澳大利亚人一样（他认为中国人对基督教有比澳大利亚人更强的接受能力），只相信金钱和享乐。一直没有回到主的怀抱。”他还告诉笔者，他在美国的时候，吸食冰毒、抽烟酗酒、并且性生活乱七八糟，常常每周都在换女朋友。但是，在一次彻底的反省之后，他信了上帝，感到过去的罪恶，便痛改前非了。看他现在，温文尔雅，健康中透着自信，他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在美国的教会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就决心和妻子一起来中国宣传“上帝的福音”，希望能把福音带给每一个中国人。“做盐、做光”的精神，不辞辛苦的努力，因为是有了一种信念在支撑

这些宗教者们，他们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来荣耀他们心中的神。M大学的带领者曾经兴奋地告诉笔者，“我们不仅希望能有更多的大学生加入到聚会点中来，使聚会点发展壮大，一个分成两个、两个分成多个……，而且希望这些在座的大学生基督徒们在未来的十年里，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中国基督教传道的主力。把中国变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并且能够去引导世界基督教的发展，使世界成为基督的世界。加油，依靠神！”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外国的带领者们除了负责所组织的聚会点外，他们也有自己的教会。每到礼拜日，他们都会来到位于北京某处的一个专门由外国人组织、只容许外国人参加的家庭教会里做礼拜。一个成型的组织必然有其一定的功能，笔者猜想，那个专门由外国人组成的教会，除了能给他们这些众多的外国人一定的归属感外，更多的还是一个由诸位带领中国信徒聚会点的这些外国人们聚会、联络、交流的场所。那里真实的情况很难为外界所了解。

三、“家”里的“弟兄姊妹”

信徒是一个教会组织的主体，基督教中把接受上帝的感召、对《圣经》所记载的上帝的启示和耶稣之教诲表示信奉和尊崇的人都称之为信徒。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信徒们都自称是神的儿女，他们在平时互相交流的时候称他们所崇拜的神为“天父”、“阿爸父”、“父”、“爸爸”等等，他们彼此则称呼对方为“弟兄”和“姊妹”。对于那些来聚会点参加活动的慕道友而言，尽管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们都习惯上把他们也叫做“弟兄姊妹”。

在北京的各个大学生聚会点里的人数不尽相同，常常是因场所而受到限制。据笔者的调查，场所大的聚会点的人数会达到六、七十人之多（如M大学的聚会点），场所小的也大概会有三十人左右（如L大学的聚会点）。当然，基督徒们的人数一般不会受到空间上的左右，因为，基督教是十分重视植堂^①发展的。每当一个教会发展的基督徒数目增长了，就会在原有教会的基础上再开设分堂，这是一个一分为二、二分为四，一个类似于细胞分裂一直分下去的过程。在北京的大学生的聚会点，每当来参加的人数激增时，就会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聚会点，并且这种情况多出现在新生入学时期。而分开的聚会点里虽然主持人不同、参与

^① “植堂”，在基督徒们看来即“有策略性的开设新的教会，使全世界都遍植教会，让全世界的人都得着主的救恩”。（良友圣经学院《布道与植堂》 信仰之门网站）

者不同，但他们还是同属于一个聚会点，聚会时的内容一样，带领人还是原来的带领人，分开的聚会点可以是在不同的时间使用同一个场所。M大学的基督徒聚会点（2006年9月分开成两个）和L大学的基督徒聚会点（2005年9月分开成两个）都是一分为二成为了两个聚会点，每次聚会的地点和所进行的内容都相同，只是时间上一个在周五的晚上、一个在周六的晚上^①。分开植堂的情况在大学生聚会点里不是固定的。因为大学生聚会点主要面向在校大学生，当随着相当一部分慕道友退出聚会点和毕业生基督徒们毕业离开，人数减少，可能两个聚会点又会再次合二为一直到下次人数增多时为止。因此，植堂的形式在大学生聚会点里是灵活有变化的。

基督教教会注重传福音和植堂增长，而这一切事工都是围绕该教会的“异象”来进行。大学生基督教聚会点亦是如此。在基督徒看来，“异象”既是“从神而来的，是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领受一个特别的负担或看见，而这负担或看见是与神国的拓展有关的”^②。其实异象就是一个教会的目标和方向，教会的信徒们依此带领教会向前发展。在不同的大学生基督教聚会点，大学生信徒们也是以本聚会点的“异象”为中心而展开事工的。以M大学的基督徒聚会点为例，他们从建立该聚会点时起就有一个明确的异象深入到每个信徒的心中，即“让每一个M大学的学生都能认识一个真正的基督跟随者。”此外，M大学的基督徒聚会点还有一个短的异象，既“一对一”——在传福音的时候，采用一个信徒对一个普通大学生的原则，以此来发展壮大该基督教聚会点的阵容。他们的理想是，如果M大学十个人之中能有一个成为基督徒，那么就会有1500名基督徒（M大学在校学生15000人左右），这将会是一个“让神所喜悦”的伟大事工。该聚会点的基督徒们通过自己努力的传讲福音，力求把这个理想变成现实。当然，情况并不会按照他们所设想的那样进行下去。一个M大学的基督徒告诉笔者，目前M大学共有基督徒300人左右，而能固定常来聚会点参加聚会的人数在60人左右。他们多来自同一个学校，不同的专业和年级，男女比例上以女生为多。

来聚会点参加聚会的人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基督徒，基督徒中可以分为已经受洗的和还未受洗的；另一种是慕道者，此类常常在聚会点中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或者更多，这要视不同时期和情况而定，如在新学期开学、新生入学

^①周日一般每个信徒会分开去参加自己所属的教会的活动

^②良友圣经学院《布道与植堂》信仰之门网站

以及基督教节日（圣诞节等）期间，慕道友的比重往往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学期中和末期，能够来参加聚会的多是信仰相对坚定的基督徒们。

洗礼是“基督教的入教仪式。该教认为这是耶稣立定的圣事，可赦免入教者的‘原罪’和‘本罪’，并赋予‘恩宠’和‘印号’，使其成为教徒，此后有权领受其他‘圣事’”。^①本来受洗应该是区别是否基督徒的标准，但由于基督教在仪式上相对简单和自由，因此，很多信徒常常也不再拘泥于是否“受洗”的形式，他们一部分人坚信，只要“心中所信，口中所称”，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相信《圣经》上的所有内容、愿意成为基督徒的就已经可以算是基督徒了，即使不受洗也可以称作基督徒。对于此点，笔者不做太多神学上的争辩，只是提出一个质疑，如此简单的成为了基督徒，到底是基督教的成功还是基督教的失败呢？这同时也是许多国外宗教人士认为中国基督教的一个不可思议之处。基督徒的实际阵容可能扩大了，但是基督徒的素质却反而下降。一个牧师朋友曾经告诉笔者，在他所在的家庭教会里面，有部分的信徒就是过于感性，他们一时对基督教感兴趣马上就宣称自己信教了，结果在开始了一段基督徒的生活后，马上就感到枯燥乏味，对基督教失去兴趣，就逐渐脱离了。这位牧师告诉我，他其实并不赞成如此草率的信教，他认为信仰不能“跟着感觉走”，而应该建立在理性的思考之上。美国宗教学者 Rodney Stark 和 Roger Finke 认为，“信仰”和“理性”看似矛盾，其实并非对立。对于真心相信的人，往往理性不仅不能摧毁信仰，反而还能够巩固信仰，使其信仰更加坚定。而且，一个宗教团体对入教的要求越高越严格，这里的信徒的信仰反而会更加坚定。^②

根据以上这些观点，应用于现实的大学生基督教聚会点，情况亦是如此。往往能够坚持来参加聚会的都是那些已经受洗的大学生信徒。笔者的调查期为一年半的时间，这部分信徒在笔者所参加的每一次聚会中几乎不会缺席。他们受洗于三自的教会或者家庭教会，有来北京之后受洗的，也有在老家的教会中受洗的。这部分信徒的特点是信仰相对虔诚，每天随时都会向“上帝”祷告、坚持周末的聚会和礼拜，热衷于传讲福音，他们的比例顶多占到聚会点的三分之一。另外一部分未受洗的信徒，一般信仰时间不长，当然也有信主时间四五年却依然不愿领

^① 《宗教大辞典》893页 任继愈主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② Rodney Stark & Roger Finke 《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洗的。这部分信徒多不愿意注重形式，祷告也并不像前一类信徒那样是生活中的必须，但也经常参加聚会点的活动，偶尔会有中断。

四、全职传道人

大学生信徒中间还有一个相对秘密的、不公开的、即使普通大学生信徒都一般不得而知的小团体，他们称自己“全职传道人”。这些学生中的“全职传道人”多是来自于信仰时间比较长久、被带领者们公认为比较有培养前途的大学生信徒。他们的工作重点就是传讲福音。成为“全职传道人”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该信徒打算并答应今后一生为神奉献的人，他们会得到所在聚会点的带领人以及这些带领人幕后大教会的支持。M大学的一位负责人告诉笔者，这些在北京的“全职传道人”除了每个月会得到2000到3000元左右人民币的补助之外，还有出国深造，专门学习神学的机会。但并非所有的大学生信徒都原意成为“全职传道人”，考虑到日后的生活或其他原因，在选择是否成为“全职传道人”的问题上，很多被“看好”的大学生信徒们还是比较慎重的。M大学的“璐”在聚会时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她的能力和灵命的修养是被众信徒和带领人所公认的，因此，在M大学的聚会点中被重点培养。但在是否成为一名全职传道人的问题上，她考虑到日后工作、家庭以及婚姻上的原因，对此就持一种犹豫的态度。一方面，作为一名基督徒，她乐意为上帝奉献；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上的个体，选择了做“全职传道人”就意味着放弃了很多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体验。可见，尽管有着在很多人看来相当有诱惑的“全职传道人”，并不是那么容易下决心选择的。缺乏优秀的全职传道人是目前很多大学生聚会点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因此，往往已经毕业的优秀信徒又被带领者们请来继续在该聚会点“服侍”。

北京地区的大学生“全职传道人”有着一个比较复杂的关系网络，各高校的基督教聚会点之间的自由传道人在每隔一段时间之后是“互换”的，即一段时间内在A聚会点的传道活动之后，通过这个关系网络，其会被“派”到另外一个B聚会点继续进行传道活动。2006年9月份的新学期伊始，M大学的一个自由传道人“丽”就被派到S大学的聚会点进行传道工作，同时，来自R大学的两位“全职传道人”便开始了在M大学的传道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可能会再次互换到其他高校。

五、慕道友

慕道友对于一个聚会点来说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是信徒最容易的传福音对象。按照基督徒们的话讲，他们是最好的“种子”。慕道友也称“望教者”或“望教徒”，即指那些对基督教亲近，准备接受基督教而正式成为基督徒的新的入教者，这些人在教会的活动中除了不能领圣餐^①之外是可以进行任何和信徒一样的活动的。在大学生团契的活动中，他们是“新生的力量”，对于以传讲福音为主的团契来说，很多的活动就是围绕着培养这部分人的信仰而进行的。

参与一个大学生基督徒聚会点的慕道友们大多数来自于本校，他们所属不同的年级、不同的专业以及不同的生源所在地，参与到聚会点中来的原因也都不尽相同。概括起来有四个主要的原因，首先，本身有基督教背景。有些大学生来自于基督教家庭，在家的時候没有受洗信教，在上了大学之后，从前的生活习惯使他们比常人更易于接受跟自己有着相同身份的同龄大学生传道者的“邀请”，这种认同使得他们乐于参与到聚会中来，逐渐接受基督教作为自己的信仰；第二，生活中受到挫折。如前文所述大学生的一般特点，成长中的烦恼使得他们把宗教看作一种抚慰自我心灵的良药，有的是通过基督徒朋友的邀请参与进来，还有些是主动通过向人打听和网络 BBS 等方式寻找团契和教会，这些人也很容易完成从慕道者到信徒的转变；再次，对基督教知识的追求。相当一部分的年轻学子们起初来到聚会点并不是为了“寻找生命的救主”，而是为了涉猎一些基督教的知识，从而丰富自己对西方文化的理解。这些慕道者在日后的活动中，有的通过多方面的影响逐渐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完成了从认知到认信的变化，成为了基督徒，而另一部分则随着聚会点所带给其的知识的逐渐不可满足而退出，又把兴趣转到了其他的方面。最后，是其他方面的原因，有的是直接就把大学生基督徒聚会点看作是一种联谊会，来这里娱乐交友，由于一般聚会点的女生较多的缘故，更有甚者直接抱着结交女朋友、寻找爱情的态度来参加。还有一些则是抱着找聚会点中的外国人练习口语的目的参与进来，原因很多，不一列举。此类的慕道友参加聚会多是两天打渔三天晒网，短期内一般都会退出。

慕道友和所在聚会点的基督徒们的关系一般多为老乡、同班同学或者同宿舍的同学，有些慕道友也是外教的学生或者留学生的汉语口语陪练。对于基督徒

^①笔者所参加的大学生聚会点的圣餐常为葡萄汁和疏打饼干

而言，这些慕道者是聚会点的新鲜血液，他们传道的首要目标就是这部分学生，他们不仅会在聚会点给他们传讲有关的基督教知识和灵修的体验，而且在私下里也是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方式来维持与慕道者的关系，重视新人的跟进工作，使这些“羊儿”不至于再次“迷失”。当这些慕道者们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的时候，新的基督徒便同样担负起传道的使命去引导新的慕道者参与进来。因此，如果把一个聚会点看成是一个“网络”的话，慕道友们就是这网络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第三节 “家”里的活动

尽管每个大学生基督徒聚会点的带领人不同、参与的人不同，但每个聚会点活动的内容大体相同。从周一到周四，聚会点几乎每天都有活动，每天的活动内容不同，比如查经班、姊妹聚会、弟兄聚会等等，这些活动是相对随机性的，信徒或者慕道友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来参加。而聚会点参与人数最多、形式最正规的集体崇拜也就是团契时间一般每个聚会点都安排在周五或者周六的晚上六点半至七点左右开始，八点半至九点左右结束，周日一般每个信徒会在自己所在的教会度过。这种时间上的安排对于平时有课业任务和其他活动的大学生而言也是比较合理的。

每次的聚会点的活动都会有一个或两个主持人带领大家进行各样的活动，组织各个活动的串场，协调分配聚会时的一切活动内容。一般来说，每次主持教会的人是不固定的，虽说“人人皆祭司”的精神要求的是每个信徒都可以来带领，但主持人常常固定在某几个人中，这样一个小团体在聚会点起到了一个总的策划、首脑的作用。随着老生的毕业和新生的加入，这个小领导层也在不断的补充更新。

聚会开始前，每个参与聚会的信徒和慕道友便围坐在屋子里成一个圆圈，位子随意坐，不按次序，中间留出空地，主持人会坐在圆圈中间或者其他突出位置。司琴会在圆圈之外的屋子角落处。大家坐定之后，会有当天值日的义工从书柜里拿出一摞赞美诗的歌本和几本圣经，歌本一般会保证人手一册，不够的话就两个或三个人合看一本，圣经则会分发给没有带圣经的人。

这个时候，当天的主持人站起来发言，宣布这次聚会的开始。每次聚会的主题一般都不离宣讲福音，这也正是大多学生聚会点的特点，经过事前的策划，由谁来主持、谁来带领大家唱诗，谁来为大家做见证，这些活动的步骤，都是安排好的。开场之后，一般会有主持人先做一个开场白，向上帝祷告，感谢上帝让大家聚在一起，请上帝临在大家的中间。“好吧，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大家安静自己的心。亲爱的天父，感谢您从万人之中把我们拣选出来，主啊，你是这样的爱

我们，你把自己的亲生儿子赐给我们，主啊，你的爱真的是长久高深，主啊，我们从前得罪了你，我们心里有很多不好的想法，我们也做不好的事情说不好的话，主啊，我们真的是对你很有亏欠，但是你不嫌弃我们，你用最大的代价将我们从罪里救出来，主啊，所以我们赞美你，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一起要赞美你的名，也一起来倾听你的话语，主啊，请你洁净这个地方，你的灵在这里运行，你在这里做王，主啊，今天的聚会的中心就是你，主啊，请你把我们的的心都带到你的面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在每次带领人说出“阿门”之后，所有人便一同齐呼“阿门”，表示一个祷告的完成。

开场祷告结束之后，主持人便会从自己开始，要求每位到场的人做一个自我的简短介绍。因为每次聚会都会有新人的加入，在聚会点的很多人大多是见面不多，相识不深的，这么做是为了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一般自我介绍会包括以下几点内容：1. 我叫什么；2. 我来自哪里（籍贯）；3. 邀我来聚会的介绍人是谁；4. 我信主多长时间了；5. 我所学的专业是什么；6. 我的爱好是什么，等等。

在每个人的自我介绍完成之后，主持人一般会请出司琴以及诗歌带领人。在家庭教会中，诗班一般是固定的，而在高校的大学生基督教团契中，一般没有诗班，均由司琴来带领。条件好的聚会点会有钢琴或电子琴来伴奏，条件差些的有用手风琴或吉他伴奏，没有条件的便是无伴奏的清唱，各个聚会点情况不一。歌曲的选择也不是随意的，一般都和当天聚会的主题相符，例如主题如果是宣讲福音，歌曲就可能会是《宣教的中国》、《传福音给万民听》等等，如是只为了赞美神，歌曲就可能会是《耶和华祝福满满》、《何等荣耀》等等。诗歌带领人会要求每个人把歌本翻至某一页的某个歌曲，有时会在之后念一段圣经。“请大家把歌本翻到《宣教的中国》，看《圣经》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18-20 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此时音乐会响起，所有人便一起开始歌唱赞美诗。一般赞美诗会唱三首歌曲，时间大概在 15 分钟左右。

在赞美诗结束后，主持人会带领大家进行默祷，默祷就是每个人各自进行小声或不出声的祷告，内容由自己决定，大约一般持续 2 分钟左右，主持人会高声进行祷告对默祷作以总结，结束后大家齐呼“阿门”。有的聚会点对这段默祷时

间的内容也有所限定，各个聚会点的情况不同，有的是为学校祷告，有的为国家的某件时事祷告，或者为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或事情祷告。笔者所调研的M大学的聚会点在这段时间一般会有个固定的小内容，即每周为一个少数民族进行祷告，期盼更多的少数民族中能够接受上帝的福音，从而成长更多的基督徒。

“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民族祷告是阿米族，阿米族是高山族的一个支系，在台湾，阿米族是一个很大的部族，人口多于13万，他们生活在台湾的东部，在大陆也有近1500的人居住，主要生活在福建省的一些小村庄，阿米族信仰万物有灵，崇拜鬼神，在台湾目前有25%的阿米族人是基督徒，1945年台湾就有100名阿米族信徒，但是在1955年之后就有了80个教会，兄弟姐妹们很有力量。我们可以做的祷告就是第一感谢神，因为台湾阿米族教会真的是很强大，第二就是祷告台湾阿米族的信徒可以传道给福建的这些阿米族人，第三就是祷告阿米族人带着福音勇敢无畏的进入大陆，成为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桥梁，下面请弟兄姊妹们各自祷告，然后我会做一个结束祷告。”（每个人低头进行祷告大约声音渐小，负责民族祷告的带领人开始结束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通过我的口，使我们看到你的大能和博爱，因为在阿米族人中间，你的大能显得是那么的有力，真心希望阿爸天父能够派遣很多阿米族的弟兄姊妹到福建省向那里的亲戚们传福音，真心希望阿爸天父能够修复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之名，阿门！”（所有人齐呼“阿门”）

默祷之后，是见证的时间，在这个活动中，一般会有一个信教不久的学生或者“老”信徒出来讲述一些自己信主的经历、信仰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感悟等内容，让所有人一起“分享”，用基督徒的话来说，这就是所谓的“肢体间的交通”，即通过一个人的故事，让在坐的所有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们一起交流体会灵修的经验。如下是主持人请出一个刚信主的女生做的见证的内容：“我以前也是个有神论者，但我相信万物有神，最主要的是信佛教，信鬼。一开始我来团契还是有很多的疑惑就没有信主耶稣，但我对基督教很感兴趣，每周坚持来团契，半年之后，我在团契里看了一个电影，就是纳尼亚传奇，CM就给我们介绍说纳尼亚的作者就是一个基督徒，里面的狮子亚瑟蓝为人类死后复活。我以前就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看完纳尼亚传奇后，就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看完之后我就找了CM做了归主祷告。我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我看圣经。我以前

看圣经都看不懂，但信主之后我很认真的看的时候，里面的很多话让我很感动。还有一点是性格方面的变化，我以前对人就是非常的表里不一，就是戴了一个很漂亮的面具。信主之后，我就真心的对待每一个人。我一直都很喜欢钱，我上的就是会计专业因为可以管很多的钱，现在我已经认识到了钱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上帝。我以前总觉得人会花钱才会挣钱，所以花钱大手大脚的，现在我虽然不是很成功，但是已经很注意节约，我会继续努力，总得来说，主对我的改变还是很大的。”之后，主持人会围绕这一话题发表意见：“大家可以看到，周围有很多的基督徒是如何的发生了改变，是怎样在基督的爱里成长，怎样来改变能够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大家应该想想，我们应该去怎么样去度过我们人生下面的时光。”

分享了见证之后，聚会点一般会安排一个信主时间较长、公认灵修较好的信徒出来“讲道”。在教会中，这个工作一般只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牧师来担任，而大学生的基督教聚会点由于这些条件上的不完备，因此学生信徒便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他们往往是在参加正规教会的聚会时听牧师的传道内容，经过自己的整理，便在大学生聚会点处进行宣讲。

在大学生基督教聚会点由这些信徒们所传道的内容也多是在围绕着对上帝福音的宣讲，现将某次聚会时的传道内容的部分录音整理如下：

“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是罪人，你却为我们死了，我们真的要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宝血洗清了我们的罪，我们这些本不配到你的圣殿里的人此时的生命有了新的意义，感谢你让我做你的管道向大家说话，求你能够打开大家的心门，以上祷告奉主耶稣之名，阿门（阿门）”

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以想一想你们平时祷告的时候都向神求些什么？我说我自己吧，我很多时候祷告都会求他这个事情求他帮一下忙，那个事情我真的需要你伸出援助之手帮我做出什么什么，下回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谢他上次帮助了我，我觉得平常我真的是做了很多这样的祷告，想一想，有内容又每天祷告，还是挺好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有一件事情比这些我们向他求的那些事情都大，而且那件事情到 2000 多年前的时候已经完成了，而且那件事情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在影响着你。

请香香为我们读一下罗马书五章第八节。

我们现在祷告的时候，总是在感谢神，今天让我们得了这，明天得了那，其实，我们的神早就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了我们，但我们很多时候在祷告时就把这个最大的恩典忘在了脑后。神给我们的最大的恩典就是他给我们的救赎。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大声的说：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开我？耶稣大声的说话是为了让世人知道他是为了世人而死的，耶稣是完全没有罪的，完全圣洁的，他为我们受了诅咒，神因此遗弃了他，因为罪是使人和神之间隔绝，耶稣就背起了我们的罪，他是愿意亿万人得救而不是一人，神就是爱。所以，就只有耶稣愿意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大家看一下我们中国古代的義字，在世界中唯一能被称为义的就是耶稣，他就像这个义字的形象，是被献上的羔羊，为世人的罪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使我们的罪都归到了他的身上。天父从来没有离开他的独生子，因为天父是特别疼爱他的独生子，但是耶稣愿意为我们背负我们所有的罪，神是特别厌恶罪的，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耶稣，我们可能早就被神所灭绝在这个世上，我们也不再能够享受到美妙的阳光和食物，所以主的舍身流血完成了他的义，他的离开，只是暂时的离开，他负担了一切苦难让我们得救，神就是爱，甚至在最后和耶稣一同被钉死的强盗都彻底的悔改，信了主，在那一刻，他和耶稣同时去了天国。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一道门，我们本来是和魔鬼撒旦住在一起的，但是耶稣愿意踏过这个门，给我们一个机会，拯救我们。当我们过了这道门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个怎样的世界？请大家思考一下？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幔子是什么。在旧约里面，在古代的时候，一边是至圣所，一边是圣所，至圣所是最圣洁的地方，里面存着约柜，圣所就是一般信徒来祭祀的地方，而幔子就是隔绝在至圣所和圣所中间的，幔子上面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和细麻布的线捻成的，有四种颜色分别代表了神性、王权、牺牲、公义，在赎罪日祭祀的时候，所有人中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到幔子里面的至圣所，他会带着血进去，以血来祭祀，让神来饶恕自己和万民的罪，幔子将人和神隔开。但是在耶稣死的那一刻，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 51 节，突然这个幔子裂开了，以前这个只有神呆的地方和人能呆的地方终于可以想通了，通过耶稣的死这个幔子才裂开，人就从此有了机会和神呆在一起，像你们，就是因为幔子的裂开，才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和他在一起。耶稣为人

开了一条道神的宝座前的道路，那个时候犹太人祭祀的职分就没有了，地上的大祭司的职分也没有了，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已经将自己的宝血献上做赎罪祭，便完成了永远的救赎，我们正式靠着他的名字来到神的宝座前，才可以坦然无惧的和神呆在一起，我们可以想，我们真的是凭借着那次特别神圣的机会，让我们被神的爱所环绕着，你们是否有感觉神的爱就在我们的旁边？和神在一起是多少人的愿望啊？看看古代，多少诸侯将相希望成仙什么的，劳民伤财建造坟墓什么的，而这些人真的去哪儿了？往地下挖坟墓不是明显的要去地狱吗？而我们的房子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在天国。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圣灵的殿，我们现在住的就是天国，只要你和神呆在一起，只要你心中满是上帝的恩典，你现在处的这个地方就是天国。耶稣是愿意和我们一起常在的，就看你是不是愿意和他常在了，大家可以打开雅各书的二章 26 节，我对这个“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是有体会的，比如一个同学，你在玩游戏的时候或者学习的时候突然你的一个朋友给你打来电话说：我给你送来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你愿不愿意要？你说：啊，算了吧，我要玩游戏，不管是什么。后果 A，你的朋友很生气，因为你拒绝了他的好意，可能你要花很长时间比如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和他再搞好关系，那你计算一下，一个小时的时间和一个月的时间哪个长？很多同学在信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说自己在属灵上有问题，自己的信心上又不足了，自己跟随耶稣的脚步又不坚定了，这个时候一定特别的慌张就先找朋友去分享一下这是什么原因，然后又去找一些长辈去让他们帮助一下看自己属灵上有什么问题，但我想说的是，你们如果能够有计划的和神在一起，每天有计划的去增加你的信心，我相信你在很多时候都不用临时慌张的去做这些事情，感觉这个不行了，那个不行了。在我身上也有这段属灵上的坎坷的经历，我曾经在一个公司实习，工作特别累，每天回来之后四肢无力就想睡觉，圣经摆在那我也不想去碰它，过了一段时间，我不再去思考什么上帝的恩典什么的了，当我的带领者或者我的朋友问我看圣经了吗？或者过来团契啊什么的，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力量再让我想去做这些事情了，这时候我真的感到我的属灵上是有问题了，我感觉我就是那只走失的迷途羔羊，但在这个时候神是爱我眷顾我的，我想抛却繁杂，更正我的心，所以我就去找我的带领者分享，然后就去找我的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来分享上帝的恩典给我，真的是发现了我自己的问题，我花了比以前更多的时间才恢复到以前的那个状

态，所以我就认识到就应该在平时的时间里就保持和神的关系，希望大家能够在平常的时间里一步一步的坚持跟随神的脚步，不要一下子跑到上帝面前，一下子上帝又看不见你了。结果B就是等到你学习到晚上就发现自己饿的受不了了，爬都爬不起来了，这样对你的身体的伤害是特别大的，我想没有长时间的灵修对你的属灵的身体影响也是特别大的，当你是一次又一次的理由去节省你在属灵上的“吃饭”的时间，当你越来越远离神的时候，你的心肠会慢慢的冰冷。耶稣说，我们不是靠着吃饭活着的，我们乃是靠着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每天吃着食堂的“大盖饭”的时候思考一下，你的灵魂吃饭了没有？好，我的讲道结束。

（祷告。）天父啊，真的要感谢你，很多时候我们的灵魂上都是饥渴的，有的时候在跟随你的时候我们放慢的脚步，我们真的求你能赐予力量给我们，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在我们受魔鬼撒旦诱惑的时候，想起你的恩典，想起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而死，把你的爱给了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荣耀赐给你的儿女，我们真心的感谢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之名，阿门。”

传道结束之后，一般聚会点当晚的活动就基本接近尾声。各聚会点的结束方式不同，有的聚会点会就传道中所讲到的问题把参加聚会的所有人分成若干小组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家互相发表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谈心、认识新的朋友等等，既而随着讨论的结束。有的聚会点会让大家再次拿起歌本唱一首结束的赞美诗，而后以大家共同做游戏的方式结束，等等。几乎所有的聚会点最后的内容就像一个青年的联谊会一样，这时候会由义工拿出来事先准备好的零食和饮料供大家分享，有其他事要做的一部分人在这个时候会分批离开，而大部分人则留在聚会点和其他人聊天、交朋友、共同讨论信仰等等。一般在晚上22点左右，参加聚会的信徒和慕道友们会逐渐全部走完。这样，每周的聚会便告结束，聚会点的带领者们会开始收拾、打扫房间并开始策划新一周的聚会内容。

第四节 “家”外的活动

大学生基督徒们不仅在各自的聚会点进行着各种的崇拜上帝的活动，时常也

会到户外去，即走出“家”来进行一系列和宗教有关的活动。“家”外的活动尽管和在“家”内的活动不同，尽管看起来比单纯的“家”中聚会更加丰富多彩，但其活动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同样是为了坚定自己的信仰、在户外活动的各种分享中见证上帝、满足各自灵修的体验。在笔者的调查中，亲身参与的和采访得知的“家”外活动的形式有很多种，如下三种活动形式在大学生基督徒聚会点中最为普遍：

一、退修会

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定期的变化生活的步调及生活空间是必须的。而基督徒们也是如此，他们除了日常的在“家”中的崇拜活动之外，也会定期的从日常生活中“退”出来，这对他们来说同样是一种灵修的方式。因为，基督徒认为，定期的从一成不变的生活空间中抽离出来，在不同的大自然环境中，省查自己与上帝同行的光景，获得新的生活方向，并且肉体 and 心灵能得到更新。在这种需要之下，季节性的或者一年一度的户外“退修会”便成为很多聚会点定期举办的活动。

不同的基督徒聚会点的退修会有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形式，但其最终的目的或者说想要达到的效果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通过灵修对所信仰的神进行礼拜、赞颂以达到对神的更加“接近”。M大学的聚会点领导者在采访中对笔者说：“我们从家中出来到野外或者远离市区的的地方，可以处在一个更加清净的世界去看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看这个世界的喧嚣和不好的方面，反思自身做的不够的地方，这样在灵修上去得更多的进步。这样，等我们从外面回来之后，我们可以更清醒的看待这个世界，通过回来后的大家在一起的分享，我们会更亲近我们的神。”

高校基督徒聚会点的退修会比较多的是采取户外旅游或者到野地露营的活动方式。旅游性的退修会的交通工具可以是步行、骑自行车、或者是包乘旅游巴士等，多选择一些人烟较少的地区，比如农村大院、田野间、山林之中等。在退修会中，信徒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生活，大家一起用餐、一起睡觉、一起游戏、一起祷告、一起查经研读，也一起互动。与在聚会点的活动类似，户外的退修会中一般也会有一个全局性的主题，即围绕生活当中的某一方面的问题（如制定传道计划、大学生择业问题、婚姻问题、道德问题等等）展开活动。活动的基本内

容包括唱赞美诗、分享见证、讲道、分组讨论等。可以说，户外退修会的形式是聚会点活动的一种延伸，是用不同的形式来反应同一个本质。

在笔者的调研中，M大学和L大学都分别在不同的时间举行过退修会的活动，它们都是通过每人交纳一定数额的费用，一同包车到北京市附近的密云或者昌平等处进行活动。住农家大院，在其中一同吃住、一同礼拜、一同研习《圣经》等等。M大学的基督徒CZ在参加完一次退修会告诉笔者：“在这次出去期间，充满了欢笑和喜乐，我们享受到了乐趣也更加认识了信仰。我还认识到了基督是我们内在平安、喜乐的真正的源泉。我现在对阿爸天父更加有信心了，我能感到他在我的生命中为我所做的一切。”

二、宣教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圣经·马可福音 16: 15》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前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雨雪意志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誓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赞美诗《宣教的中国》

圣经记载，耶稣把传福音的责任托付给了门徒，为的是要每个世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好消息”，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这不仅是神给他们的恩赐，也是神赋予他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是神为他们规划的生命计划的一部分。参与到高校基督教聚会点的大学生从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起，绝大多数都将传福音看作是自己的一个伟大的任务，看成他们荣耀上帝的神圣实践。此外，正如前文中所分析的那样，高校的大学生基督教团契尽管在讲道等方面比起正规的教会略有欠缺，那么在传福音的热情上却不比任何基督教的机构弱，甚至有过之。从聚会点的领导者到每个普通的信徒，时常都在观察着身边的人或者陌生人，一旦他们找到了比较理想的传福音的对象，便会倾注很大的努力和热情去试图向人展示自己的信仰并劝说其入教。在《圣经·马太福音》13章4—23节里，耶稣把传福音比作撒种的工作，通过如下的表格，对比耕种和传福音的过程，可以看出一个完整的

福音宣教过程：

耕 种	传 福 音
选择土地	找一个人
预备土壤	为那人祷告
撒种	介绍福音
浇灌和耕种	友谊及扶助
收割	带领归主
保存果实	栽培

如上表所示，传福音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活动，还包括为被传福音者祷告，即通过“神的力量”使此人早日成为基督徒；为其介绍有关圣经的内容^①；在生活 and 信仰上不断的关注他、关心他、帮助他，当其感到要决心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带其做一个决志的归主祷告，而且还会在今后的日子中和其不断的进行灵修上的分享，逐步使之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如此，一个新的基督徒诞生，也是又一个实践其神圣使命的传福音工作者的诞生。

大学生基督徒传福音的对象主要是和自己身份相同的学校中的其他同学，范围一般都控制在自己所在的高校内，偶尔也会有些聚会点会专门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传福音活动，组织一部分信徒到校外去宣教。

大学生基督徒们在校园中的宣教对象除了同学、老乡、朋友以外，有时候还会想办法主动接近一些在校园中的陌生人，试探着对其传福音，尽管这样传福音收效不大，但还是会有新的慕道者是通过这种方式参加到聚会点中来。以M大学的基督徒聚会点为例，除去个人行为的宣教外，很多传福音的活动都是聚会点领导者在互动之后有组织的进行的。首先是提前几周的时间由领导者们制定下传福音的计划，计划中会包括传福音的预定时间、地点等，传福音的人数、分组情况等需要在聚会时宣布计划后视报名的情况而定。因为在宣布计划后，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时间或者都愿意到校园中对陌生人传福音的。在计划实施的前一周聚会

^① 在北京市高校的大学生基督教聚会点中对于慕道者的福音传讲多是利用一本名为《四个属灵原则》的小册子。《四个属灵的原则》是非常流行的一本福音小册子，它有上百个语言版本，被世界各地的基督徒用来宣讲福音。本小节后附“四个属灵原则”文。

时，司会的主持人会宣布出该宣教计划，然后请在座的基督徒们报名^①。报名之后，聚会点的带领者们通过协商后进行分组。一般分组的原则是按个人的关系远近自由组队，每组一般会有两人。分组后，会对没有传福音经验的信徒进行一个专门的培训，一般内容是教其如何使用《四个属灵原则》进行宣教并如何应对被传教者的常见问题。前期的工作安排好之后，有组织的传福音活动就会按时进行了。操场边、小树林、教学楼、图书馆、自习室、食堂、宿舍、花园等等校园中的很多场所都可以成为传福音的地点。他们会主动上去以各种简单的人际交往方式跟人搭讪，为了更大程度的取得别人的信任，一般是对同性别的学生宣教。他们会通过某些话题先做开场，慢慢引入到“神”的方面，比如会问对方是否听说过基督教、耶稣，然后会问是否知道四个属灵原则，最后会逐步深入话题，问对方是否愿意了解更多的基督教的知识或者到聚会点中参加活动等等。当被宣教者接受邀请而参加聚会时，之后的工作便会逐一展开，直至其成为聚会点中新的一员。尽管这种对陌生人宣教的方式很多时候会失败，但的确有一些成功的例子，而小的成功对这些基督徒来说是莫大的荣耀和喜乐。另外，一些担任外教的留学生也会利用上课的时间通过发调查表的形式调查学生当中是否有对基督教感兴趣的人，当他们发现有“好的种子”在其中，便会主动以参加 PATTY 的名义邀请这些学生参与到聚会中来。也有的高校甚至还会有在校园中发派福音单张的活动，但这种引人注目的活动毕竟还是少数。

和上节中所述的户外的退修会类似，在一段比较长的空闲时间里（比如寒暑假），聚会点也会策划组织一些以长时间的旅游的形式而进行的户外宣教活动。如在 2006 年的暑假期间，M 大学的基督教聚会点就组织了十几名信徒以旅游的方式从北京去到云南省的某个乡村之中进行宣教。和普通青年人的旅游不同，他们并非一味地游山玩水，而是抱着“传播福音，荣耀上帝”的主旨进入到艰苦的农村，向当地人传讲福音、体味生活、反省自身，以求得更加地接近神。在这些信徒们回到北京来的聚会中，通过他们的讲述，笔者了解到，此次宣教之行，他们一共使得当地二十多位村民接受了基督信仰，成为基督徒，此行的收获可谓相当的巨大。另外，在北京的高校基督教聚会点中，偶尔也会有几个高校联合进行一些户外的远足宣教活动。2005 年和 2006 年，由北京的 B、Q、R、M、Z、L 等

^① 这个报名只是针对正式的基督徒们，而对于慕道者，聚会点是不要求的。

几所高校的基督教聚会点共同先后组织了两次到中国邻国的传教活动。对这些基督徒而言，宣教的道路尽管并不平坦，但传福音的生活方式却正是他们所追求并努力实践的。正如耶稣所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①

三、户外步祷

“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紧，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托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各人都要往前直上。’”（约 6: 1-5）

“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惟独这次把城绕了七次。”（约 6: 15）

“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约 6: 20）

这是一段以色列人靠着祷告的力量使得耶利哥城不攻自破的故事，使得信众们相信，籍着祷告的伟大力量，会发生一切奇迹。

2005 年某日晚上，所有聚会点中的大学生基督徒在 L 大学的中心教学楼前一同聚会，然后围绕校园，进行步行祷告，即一边走一边为某事进行祷告。

7 点的时候，一共已经来了 13 个人左右。因为高校学生课业的原因，人数上是没有规定的，大家谁有空闲的时间就来，除了大多数人笔者所熟悉的中国学生外，还有美国留学生贝斯和 Andy 夫妇等等。

所有人围成一个小圈子站定，一个挨着一个，这次的主持是来自东北铁岭的大二的学生（在笔者的文章中称其为“小铁岭”）。他首先要大家静下自己的心，跟随他一起向上帝默祷。大家都低着头，听着他主祷，他每一句话结束的末尾，大家小声齐呼“阿门”，路旁行人匆匆，离得近的行人都往这边投来奇异的目光。

^① 《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小圈子里很安静并且神圣，对于这些基督徒来说，外界的嘈杂似乎一概听不到。他做完祷告之后，便向大家各自有没有需要由众人一同祷告的事情，并要求每个人记好站在身边的人要祷告的内容。每个人顺次说出了自己要祷告的事情，有的希望自己身体健康的、有希望自己学习能顺利的、也有希望自己能在主的恩泽下快快的成长的，还有希望大家为家乡的父母的身体祷告，希望他们在家乡一切都好的。晚秋时节的气温已经很凉了，而此时，小圈子中的温暖是能感动所有的人的。之后，“小铁岭”拿出来一张写满了字的稿纸出来，上面条理清晰的写着一条条大家要祷告的内容，这是当天围着校园步行祷告的主要内容。这些条目来自于上个周末团契聚会时每个信徒所希望能让众人之为之祷告的事情，很多人都写了一到两条。因为基督徒相信，大家一同的祷告，会使得自己的愿望更容易得到实现和满足。

围定圈子所有人分为4个小组，每组3个人左右，各组沿着不同的线路，在校园里分开祷告。如此，“步祷”就开始进行了。参与者们之所以分组而不在一起行走祷告，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等着要去做，大部分人是等会儿还要去上自习和吃晚饭，这种组合便于祷告结束之后各自分散开来。

笔者和“小铁岭”两人分在一起，我就随着他走上了L大学的主路。他首先做一个开场白，感谢主的恩泽，我则在一旁边走边不断的接着口说道“阿门”（笔者参与性做法在于调研的便利）。他边走边说，语速很快，借着路灯微弱的灯光，看着手里稿纸所写的内容，一条条的夹着祷告的语言念了出来。走的快，祷告的也快，不到15分钟，基本就绕着L大学的中心教学楼到学校大门这条环形的路线走了一圈。在做完纸上记录的主要的祷告之后，他开始问我有没有什么要祷告的，我告诉他希望父母健康，他很虔诚的为我开始做起了祷告，此刻，霎时间的温暖让笔者颇为感动。我问他怎么这么能说，完全和平常判若两人，到底是什么让他能够用这么亲切的话语在空气中如此滔滔不绝？他对我说，其实祷告很简单，每个人在主内的“成长”情况不同而已，有的人刚信教就能很快的进入向神祷告的状态，而且甚至越说越想说，觉得就像和主有说不完的话似的，而且他相信，主是一定能够听见的。他告诉我说，“成长”在一个人的宗教生活中是很重要的。

围着学校转了两圈，最后他做了“结束祷告”，内容是希望神保佑我们的国

家、保佑我们的学校，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学听到福音，接受基督教。结束了祷告之后，他告诉我，他们的步祷，经常会先把正事办完，如果没有其他事，就几个人一起聊天。

第五节 “家”中成员信教后的改变

在中国的教育机制和社会背景下，很少有信徒是生下来就受到洗礼而成为基督徒的，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们都经历了一个从不信到信靠的过程，每一个大学生基督徒也都不例外的将信仰的力量或多或少地作用于自己身上，基督教改变了他们生活的方式、态度、价值观念等等，用基督徒的话来说，“主让我们改变了生命”。

在一次聚会中，大家讨论信仰基督教是否对自己发生了改变时，M大学的丽告诉笔者：“有啊，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常常觉的自己很孤单，有一种无依无靠的感觉。也活的很自卑。现在我觉得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的。心里很塌实。也很幸福。另外感觉我脾气好了，我觉得我比以前宽心多了，懂得宽容和仁慈！我觉的上帝一直在改变我，在我身边拖着，虽然很多时候在罪中挣扎，但靠主总会得胜。感谢神！”小吴说：“如果没有改变，那还是信吗？凡是真心信的，必有改变，但不是我们自己改变自己，而是那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改变我们，使我们在凡事上胜过自己的老我，是主在洁净我们。只要是真心有主，一定会有改变，如果没有改变那就该多想想是什么原因了……”。对于信教后的改变，所有参与到笔者访谈调查的大学生基督徒无一例外，都持有肯定的答案，黄XX说：“是有改变的，我现在可以确定的说。在这之前，我只是在很少的时候才感觉神在我身上所行的变化，根本没认识到其实我所经历的、所想的、以及所做的与以前有了许大的区别。当身边的人说我个性比较温和、没脾气的时候，我真的不能相信他是在讲我，他说的这个人是我吗？当真的回头看过去的时候，现在与那过去的有许多不一样的，大多是心灵上的改变。总相信‘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我，终于看到了希望，我知道这些离神的律法还相差甚远，在这条永生的路上我还要走的更远，到离神更近的地方去。在一段远离神的日子，我失去了很多，生活变的异常的空虚，甚至于觉得生命也失去了意义，人生失去了方向。我现在努力寻找

方向，愿神的带领使我尽早脱离这罪恶的深谷。”“信主耶稣后，一定要有改变的，耶稣赐于我们新的生命，不同于从前我们个人的性情随意，而是神在改变我们，使我们过与世分别为圣的生活，神在各种环境中操练我们生命，使我们脱去旧人旧性，使我们有基督的性情和品格，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发现自己没有改变，一定要好好学习祷告，求神倒空我们的内心的垃圾，有一颗清洁的心来仰望神！”“主是我的依靠。每每有什么痛苦的事情，我就读圣经，做祷告，说：‘主啊，我还是很亏欠很软弱，请主宽恕我！’然后心情就平复下来。以前我看重的很多东西，现在按主的教导，我认识到都是虚幻的。以前的生活都是自己掌控，就会失控，一个一个错误让生活的心灵往破败的方向走，一点一点的破碎倒塌掉。信主之后，有了主的引领，生活中的事情很多都有了积极的意义，主是把我的生活往好的方向发展了。现在我还是在耐心的等候主的安排。愿主能为我做和他心意的最美善的安排，愿主的手紧握我的手，一刻不放弃，愿主给我信心和圣灵经受住众多考验。主啊，你知道我在等候你的旨意。感谢主，赞美主！”

诸如此类的肯定回答是很多的，可以看到，信教之后对这些大学生信徒生活的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而且效果都是积极的，宗教的力量在这里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我们知道，每一个宗教信仰的改变源自于他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了主动去追求的目标，因此抛却了原来的一些被认为是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而基督徒们所追求的最终的目标就是基督。效法基督，以基督为榜样，依照《圣经》为准则，过一切向善的圣洁生活正是基督徒们新生命的目标。于是对新生命的追求产生了对于“旧生命”改变，这种改变也使得他们离所要追求的目标的接近，而这些新的改变也恰好反过来进一步维持了他们的信仰。

第四章 思考与问题

对于宗教的研究，如果只停留在对一些经验材料陈述和记录上，这种研究只能是基础的和资料性的。如果能够通过对这些经验性的材料作以更深入的分析，引起我们更多的对理论问题的思考，那么，就将拓展我们的视野、增长我们对宗教现象更多的认识，其价值也许会有更多的普遍意义。

笔者的研究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至此告一段落。当那些进入我所调研田野中的真人真事一一成为文章中的符号时，由此而引起的一些思考和问题便越来越清晰了。

第一节 关于大学生基督徒信教原因的思考

大学生信徒们的信仰原因不一，大致可以从四个大的方面来分析：

一、大学生信徒心理上的需要

大学生信徒们接受基督教，很多是出于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和需要。信徒们的心理特点各式各样。作为大学生的他们有着年轻人的思想和活力；作为基督徒，他们又有着其他大学生所没有的心理和行为。作为当代大学生群体的一员，他们对宗教的心理需要是建立在一般大学生的心态和想法基础上的。

在年轻人中，大学生是一个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的相对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有与其他同龄的年轻人所共有的心里发展特点，同时也具有自身所特有的心里发展特点。一般特点如下：

1. 智力水平。大学生朝气蓬勃、精力充沛，观察力敏锐、记忆能力强、思维敏捷、想象力丰富，智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人生理发展程度上的高峰时期。但由于他们在社会阅历、实践经验等方面的不足，因此在观察分析问题，尤其是在对

复杂的社会问题上，往往还会表现出主观片面，固执己见，过于自信等方面的局限性。

2. 情感。大学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群体，他们的内心情感体验十分细腻微妙。随着文化层次的提高，认识能力的增强，生活空间的扩大，由此所产生的情感也是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尽管大学生的情感发展已经接近成熟，但并未完全成熟，还存在一些弱点。大学生在学习、工作、生活和人际交往等各方面遇到的问题都会引起情绪波动，由于种种原因，所产生的烦恼也会比较多。

3. 自我意识。大学是一个十分强调独立、注重自我确立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允许大学生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安排生活，有一种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同时，又由于大学生所处的独特的社会层次以及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他们有着强烈的独立感、自尊心和自信心。

4. 性意识。大学生已经进入了青年时期，这个时候生理发育基本完成，性意识的发展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恋爱问题是大学生心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异性的羡慕和追求是每一个青春萌动的大学生都有所经历的。这是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敏感问题，也是大学生十分突出的心理特征之一。

5. 社会需要。大学生的校园生活时间比较长，走向社会比起同龄人来相对较晚，因此他们加入社会的愿望就更加迫切。在学校里，他们关心社会发展、评价各种社会现象，他们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变社会上一些令人不满的现象，体现自己的力量，实现自身价值。

大学生们诸多的心理发展特点，使得他们成为不同于其他同龄人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也使得他们有更多的心理问题暴露出来且为社会所关注。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大学生心理障碍应该引起社会重视”的文章。

《中国教育报》(2000 年 2 月 20) 报道：据有关资料，我国 80 年代中期，23.25% 的大学生有心理障碍，90 年代上升到 25%，近年来已达到 30%，有心理障碍的人数正以 10% 的速度递增。1994 年国家教委对 12.6 万大学生的心理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有明显心理障碍者占 20.23%。从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大学生中存在不同程度心理障碍者约在大学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当代大学生在心理素质上存在的问题表现也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对环境适应问题、学习问题、人际交往问题、情绪情感问题等。1994 年—1995 年对全

国 6 大区 16 所高校大学生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大学生最常见的心理问题依次是：人际关系问题（84%）、恋爱问题（57%）、神经衰弱症（44%）、学习问题和情绪问题（均占 36%）。现实社会难以满足主体的需要，驱使一部分青少年走向提供精神慰藉的宗教殿堂，故心理需要是青少年信仰宗教的一个深层动力和重要原因。

有研究表明^①，从地区来看，一般城市生源比农村生源的心理素质要高；从年级高低来看，高年级大学生心理素质比低年级大学生心理素质稍高；从性别来看，男生心理素质比女生心理素质要高；从专业来看，文科学生的心理素质比理科学生心理素质要高。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一种心理现象，心理素质上的差异，是造成大学生信教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在某些大学生生活上遇到挫折的时候；心理上遇到障碍而难以解决的时候；情感上遇到困惑的时候；看到社会的某些不平等现象而慨叹命运不公的时候；因人际关系处理不好而抱怨的时候；受到来自花花世界的影响而心烦气躁的时候；学习不如人而深感自卑的时候；当感到空虚、孤独和焦虑的时候，等等……如果此时偶然地（随机性的）或者必然地（被身边的基督徒所看到其心理问题而主动向其接近）接触到了某些努力传福音的信徒们，那么基督教在这个时候似乎就变成了一个大学生心理咨询和得到慰藉的机构，它在解决大学生心理问题和需要上也的确发挥了很多其他校园团体或心理咨询机构（比如学生会、联谊会之类）所没有也不能发挥的作用。经笔者的一些调查，很多大学生在信教之后，他们自称精神状态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他们告诉笔者，信靠和向上帝的祈祷，是一种完全脱胎换骨的感觉，生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积极。的确，“神”给了他们生活的力量。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们不相信鬼神的力量，我们可以去怀疑他们所信仰的内容是否存在，但我们不能去怀疑他们的信仰是否真实。当你看到他们神情专著顶礼膜拜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手捧圣经泪流满面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虔心祷告忘记一切的时候，也许给你的第一感觉就是：神似乎就在他们身边。

L 大学的一位研究生信徒对笔者讲了自己的信主经历。“感谢主！说起来我蒙恩的见证很特殊的，02 年我因三次考研都没有成功，工作又没有着落，生活中受到挫折，一度产生对人生绝望的念头，无人能劝导、改变我的想法。这时的

^① 《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 张继如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3

我很迷信，不愿理人，却愿算卦！一天邻居家来了一客人，他家里是祖传算卦的。他懂那么一点但却没实验过，看见了我他就像试一下。结果，他说出了我的一些经历。我很佩服！当问起将来，他却告诉我应该信耶稣，否则会更惨！随即他告诉我他的奶奶是信耶稣的，至今我还不知此人是否是主内的，但奇怪的是他的话很有份量，让我在意，我就去找教会。第一次聚会主就抓住了我的心，倒空了我心中的苦楚。而由平安、喜乐来代替。使我确认，教会是我找了好久的地方，这里是我的家。从此我渐渐走进主，将自己奉献，决心一生事主。后来，我终于在主的关怀下顺利考上了L大学的研究生，感谢主，阿门！”

曾经因为恋爱受挫的女孩小琴说：“我是在心情十分痛苦的情况下信主的。因为曾经发誓说永远都不会伤害我的人却突然不理我了。他无情地抛弃了我。只要我一看到他，我的心就无比的痛苦。我每天都是以泪洗面，心情难受到了极点，甚至想到了死。这时，偶然一次我去老乡宿舍的时候，看到她的电脑上闪现的电脑保护字幕是‘感谢主赐平安’。于是，我就跟她聊了起来。聊到主，聊到信主的好处。这样，我就接受主了。信主之后，我的心情好了许多，我不再为爱情而多愁善感了。我的心是宁静的。即使我每天都能看到他，但我不再为他所悲、为他所喜了。因为有了主的保护，有了主的带领，我感觉到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我愿意把一切都交托在主的手里，求他来安排。感谢主！”

不仅心理素质方面的因素导致青年人信仰基督教，生理上的疾病所带来的痛苦也是原因之一。尽管在笔者所调查的大学生对象当中，因为疾病的原因而信仰基督教的情况属于少数，但确实有一部分信徒是在生理疾病的折磨下伴生了心理上“求神帮助”的需要。M大学的小刘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在2004年，我得了乙型肝炎，久治不好，花了家里很多的钱。心力疲惫，一个人在外地上学无依无靠，女朋友也分手了，真不知如何去生活，对前途如何走，很迷茫，很失落，如果不是怕父母伤心，我已经多次想自己了断了。为什么人生如此的痛苦啊？为何呢？但是感谢主，在一次朋友的婚礼中我第一次到了教堂，他们的婚姻誓言震动了我，让我感到人世间还有这些追求真爱的人。吸引了我经常去了解这群追求真爱的人。后来在我一个主内同学的帮助下，我参加了我们学校的团契和马甸那边的一个家庭教会。里面的气氛充满了爱意，让人感觉温暖。吸引我不断的去听道、了解。在2005年，感谢主，我受洗归在主名下了，虽然还很软弱，有很多难处，

但主的大爱在滋润着我干涸的心灵，给予我生活的勇气，感谢教会这么多长辈弟兄姐妹的交通，鼓励了我。你知道吗？我的大三阳已经转成阴性的了！这都是主赐给我的！我相信我的病一定会彻底好的！感谢主的带领，我要一生侍奉主，做阿爸的仆人！阿门！”

二、家人信教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

除了心理原因之外，家庭和朋友的影晌也是大学生信教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有基督教注册在案的信徒 2000 万人左右，加上没有注册的很多家庭教会，信徒的人数还有更多。如此众多的基督徒来自不同的家庭，也有大部分家庭是全家信教而成为基督教家庭。家庭在本质上有如下四个特征：“一，它是由一群人组成；二，家庭的成员长期生活在一起；三，家庭中的成年人要对全体后代负责；四，它是个体在社会化方面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因素。”^①因此，家庭对于个体的人的影响具有独特并且重要的作用。基督教家庭的子女受家人信教的影响往往也成为了基督徒或者对基督教持不排斥或接近的态度。当这些来自基督教家庭的子女们成为大学生而来到北京，无形中给北京的基督教聚会点增添了诸多的生力军，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来自河南的小戴是笔者第一个接触到的家庭信主的大学生。“我从小跟着家人去教堂，耶稣就是这么印在我脑子里的，之后跟着就参加了教会的青年唱诗班。那时应该说还不怎么大啊，有时候就听听那些姐姐哥哥们讲讲耶稣的事迹和圣经的话语。因为以前在教堂里的讲道时间我都是睡觉的，是小时候不懂事啊，就这样，耶稣的影子也就越来越清晰了。感谢主！”。来自铁岭的小马爱开玩笑，她自称在未出生时就成为了基督徒。“我当初是在我母亲的胎腹中‘挂’我母亲的名信了主，从小就因为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信仰经历而更能造就让我向主的十字架单单仰望。其实，我 11 岁就蒙恩了，那是在我们教堂每年的暑假培灵聚会上。总以为信主是我们‘家传’的，并不觉得耶稣对我人生起到很大的帮助，因此就没有以美好的灵性来让主造就我属灵的生命、真正理解神对我的爱！但是神并没有因为我的无知而丢弃我，而是更爱我了，真的好幸福！现在，我愿意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他所信赖的，这人是 有 福 的。他必像一棵树栽种在水边，树根伸

^① 《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 高师宁 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2005

进河里；炎热来到并不害怕树叶仍然繁茂；在荒旱之年，它没有忧虑，并且不断结果子。感谢主！”

尽管有许多是家庭原因从小对基督教有所接触，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他们起初并非是基督徒。尽管这样，家人的信仰使得他们对基督教持有一种并不排斥甚至更加亲近的态度，这对他们日后成为了基督徒也做下了铺垫。来自福建的小四告诉笔者，“我是家庭信主，连我们年轻一代应该第四代了，感谢神的恩典。但自己真正重生还是大一时，记得那是寒假，在一位长老的建议下，我参加了本地一次大学生聚会，当时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分享了他们的见证，都是那么的感人，催人泪下。论到我时，我单单唱了一首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感谢主，就在那时我立志要跟随主，永不改变。这也正是歌词的最后一句话。聚会的最后，一位长老为我们作了一次祷告，那时我不知为什么总是流泪，感到自己是那么的软弱，单单呼求主赦免孩子的罪。很奇妙，姐姐与我有同样的感觉，感谢神。后来回到各自的学校，我们开始更加的亲近神，感谢神的带领，在学校，我们各自找到了团契，将一切荣耀归于父神，感谢神把我们这迷失的羔羊再次找回。”

身边基督教朋友的影响，被基督徒的道德品质和精神面貌所吸引而接近或接受基督教的情况也很多见。他人的信仰是个体宗教形成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言行举止上是不同于世俗的。他们礼貌、谦卑，与人无争、乐于助人等等优秀的品质表现，在很多时候成为了人们的榜样，被人们关注和学习。高中时代就信了主的大飞告诉笔者：“我在学校里曾经是一名十分顽劣的学生，一个学期上不了十节课。但是当我很偶然的遇见我的体育老师，我向他诉说我是无可救药了，但是主耶稣借着他告诉我原来还有如此美妙的另一个世界。老师是一个十分温柔、善良、谦卑的大男生，很难想象他原来也曾经十分粗暴，抽烟酗酒。但是他在认识了主耶稣后完全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我被打动了，我也希望这一切改变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于是我作了人生的第一次祷告，接受主耶稣进入我的身体，引领我的生命。”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飞速发展、道德观念却被忽视亟需重构的社会，基督徒们的榜样效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些公众人物成为基督徒，他们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名人基督徒存在于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等各个行业，崇拜、喜爱明星们的年轻大学生们也常会因此而成为基督徒。L 大学的小黎就是这样一个基督徒。“我才

信主刚刚几天，原因很简单，但不知道有没有兄弟姐妹与我一样。我很喜欢张信哲，但绝不是他的歌迷，因为我只听过几首歌；也不是他的影迷，因为他的影视作品我一部也没看过。我喜欢他是因为他的品德，在这个混乱的社会里他的品德就像水一要的清就像纸一样的白。后来我无意得知他是一名基督徒，于是我也坚定的加入了，因为我相信是主给了他这样的灵魂，我也相信主在不久的将来也会赐我这样的灵魂；通过这几天对圣经的了解，我相信主的存在，更加相信主的伟大。我为自己成为主的儿女而自豪，我愿意将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主，感谢主把我带到他的身边。阿门！”

在大学生基督徒现象中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大学生一般都在学校的宿舍里面生活和学习，因此，大学生接触最多的人就是同宿舍的同学和老乡。一旦某宿舍里面某人是基督徒，那么其影响是很大的。对于基督徒而言，传福音最好的对象也首先是同宿舍的同学和自己的老乡。往往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在同一个基督教聚会点里，“老乡”和“同屋”的关系非常之多。一个人信教成为基督徒，他的辐射作用是巨大的。M 大学的小赖是一位 06 年的新生，也是一个新的基督徒，信教才两个月。“我是大学同屋带我信主的，我进宿舍第一天就看见她正在看圣经，辩论了一段时间后报着试试看的心态接受的，当时主要是想和她一起去参加聚会，觉得很好玩，原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没想到被神彻头彻尾地改变了，感谢主，我太幸福了！”

三、对西方文化的追求

大学生是青年人中较有文化的一个群体，对于文化的追求也是大学生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而作为人类最古老、最重要的文化形式之一，宗教文化的社会覆盖面极为广泛，政治、哲学、道德、建筑、绘画、诗歌等无不包含宗教的内容或意境。同时，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代表的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在全球化的今天，是为很多大学生所热衷研究的。在问及笔者所调查的这些大学生信徒们“你是为什么才信仰基督教？”时，有不少的信徒会回答是由于对基督教文化、艺术的兴趣，从而被吸引，之后对基督教怀着一种探索的心态，最后走上了信仰之路。

出生在基督教家庭的 F 起初并没有跟随家人一起信仰基督教，而他的信仰恰

恰是在接触基督教文化的时候建立起来的。“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但是我对上帝的信仰不是遗传。我从母亲那里知道上帝，但是，小时候无法解释的经历和我自己的理性探索告诉我上帝的存在。最初有段时间我离开上帝，教会的布道已经无法提供我信仰思想上的某些需要，同时，因为很多东西我无法用理性来理解。比如上帝与受难，罪的来源，还有上帝救赎世界和人类的方式等等。特别是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这些信仰上的最基本的问题常常困扰我。我试图看了一些宗教和宗教哲学方面的书，想解开一些关于信仰最本原的一些问题，有的地方想明白了，也有很多的谜仍然没有解开，我还在一直寻求，但是我不再把这个看作信仰的障碍，因为我知道，即使我不理解很多的东西，上帝依然是存在的，他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世界，以自己的方式来拯救世界。而我们对他的不理解是很正常的，不过我仍然会看些书来更好地理解上帝，更多的祷告来寻求上帝的指引。很希望教会和有关的机构能提供给各种不同层次的信徒不同的书籍，满足不同的需要，让我们都能更好地理解上帝的旨意，更好的理解信仰和人生的问题。信仰需要无条件的信心，不需要用人的理性去证明，但是在一定条件下需要理性的思考去更好的认识上帝和坚定我们的信仰。我读过宗教哲学方面的舍斯托弗的书，德日进的书，克尔凯戈尔的，其他一些西方的哲学家，如康德，海德格尔，甚至达尔文都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刘小枫先生编的《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很不错，如果你在这个方面有需要的话，可以看一下，能帮助我们理解关于信仰的一些问题。”

M大学的LH告诉笔者：“说道信主，我首先是对西方的文化感兴趣，喜欢看外国文学名著，因为欧洲的国家是信主的国家嘛，在书中都有渲染这方面的事，我记得我看了一本书叫《鲁宾逊漂流记》，当时船失事了，鲁宾逊一个人侥幸活了下来，在孤岛上生活，里面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书上写到，上帝说：‘当你陷入困境的时候，求告我吧，我将拯救你，你也将是我荣耀！’他就是依靠上帝，最后被人发现救上了船。感谢主，这样主就抓住了我的心。以后我在困难的时候我也这样求上帝，神真的很奇妙，当时我还不知道基督教是怎么回事，后来感谢主的带领，我找到了海淀堂，并且现在我已经得救了，主用他奇妙的手一步一步的使我醒悟了，感谢主，愿荣耀都归给三位一体的神！”

另外正如前文所分析，国外带领人的出现，对于一些想要感受西方的生活方

式或者学习外语的大学生们来说，参加到基督教的聚会中来，常常是满足这些人需求的一个便利的方式。尽管在很多人包括一些基督徒们看来这样做带有部分的功利性，尽管抱有这种想法去参加基督教聚会点活动的人也不只一个两个，但对于福音的传播和基督徒的发展，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L 大学的 XH 并没有对此掩饰他的初衷，他说：“我是在外国留学生组织的家庭聚会中第一次接触到主。我进大学的时候成绩非常的差，为了学好外语我每个星期都参加他们组织的家庭聚会。我们的朋友 PAUL, MOSES 还有 KEN 他们不断的给我讲圣经的故事开导我，并且给了我很多的机会发挥我的才能。在我们的团契生活中我感受到了无私的爱，我的生活就象是从此被打开了一扇崭新的门。我在他们的影响下受洗归主。如果不是主的引导和帮助我不会有那么美好的大学生生活，我的生命不会发生改变。感谢主！”

四、感性的选择

人是一种感性的存在。尽管在很多基督徒看来依靠刹那间的感动来信仰上帝是很不牢靠的一件事情。但在笔者的调查中，依然有很多信徒正是在这样一种信仰基础上开始了自己基督徒的道路。虽然当时瞬间的感动的确使得某些信徒的信仰在日后发生了改变，但确实也有一部分在基督里一直成功的成长着。很多时候，信主的人并不因为某些具体的原因，往往一些偶然的原因，机缘巧合，便使得他们就此成为了“神的儿女”。

M 大学的小孙在信教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但总是对基督教感到神秘和好奇。“我是生于圣诞节的女孩，自从我知道那天是主耶稣的生日就感到无比的高兴，我无比的羡慕着那些喜乐的基督徒们，可是我却一直没有机会靠近主，是的，是主的手在牵引着我，是与我同寝的一个姐妹在闲暇的时候在看传福音的书籍，她只是自己在看，我也是出于好奇，瞄了几眼，并不清楚是什么，那是一本关于神医治的书，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她一直在看，我也看了一下，因为好奇她的专注，就问了她，她于是就说自己的基督徒，这是我第一次遇见基督徒，让我太高兴了，就问她信基督会怎样，于是她告诉我，主会帮我们找到难事的出路，会让我们得到平安，喜乐。这正与我心中所求完全符合，于是，她邀请我参加她们的团契，在第一次的团契的我就做了决志祷告。感谢赞美主！终于我归于你的

名下，作你所悦纳的女儿！”

女孩小梅是在一个圣诞节的夜晚和一群同学到西单缸瓦市教堂游玩，忽然听到教堂里传来的赞美歌声而被打动。“赞美诗的歌声太美了，就好像从天上传来的一样，那样的庄严，那样的让人心情平静，就像见到阔别多年的老朋友，让我感到很亲切。之前我是一个完全的无神论者，但是那夜，主用他的方式感动了我，他轻轻的扣了我的门，我就给开了，我决心回到主的怀抱。之后从没丝毫怀疑过，而且信心也不断的变得更加坚定。你问我为什么信仰，我可回答不好，我想这是主的爱临到我了，想跑也跑不了啊！哈哈！主的真的很奇妙，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思想，我就是这样很平安、喜乐的成为了爸爸（上帝）最喜爱的女儿！”女孩小李也是这样的感性选择：“我是做了两个同样的梦，梦中见到好大的红色十字架向我闪闪发光，胸口被那种强光所挤压，醒来后我就去教堂参加慕道班了……别人都说我是遇见神迹了……”

第二节 关于宗教三色市场理论的思考

任何一个理论之成为科学的理论，都应该不仅只能够解释一个社会中的状况，它需要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建立在斯达克“新范式”理论基础上的宗教三色市场理论一经出世便受到很多中外学者的极大兴趣，自然也受到诸多质疑。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由于斯达克和芬克的理论虽然宣称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其大部分的实证数据资料却是主要来自欧美国家，而这些国家都是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这些理论能够解释那些不以基督教为主的社会中的宗教现象吗？正是看到了斯达克和芬克的理论上的不足之处，杨凤岗教授更进一步提出了“宗教三色市场理论”。他认为，斯达克和芬克的理论有一个严重的局限就是在于“过分强调对于宗教组织的正式参与，即加入制度化宗教组织和参加集体礼拜，而忽略了非制度化的宗教和非组织化的个体宗教行为。”^①而非制度化的宗教及其行为在中国却是非常凸显的。要想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的宗教情况，就必须把非制度化宗教纳入到理论模型之中。在总结了欧美的情况后斯达克和芬克提出了一个主要

^①杨凤岗，《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命题：“如果宗教经济是无管制的和有竞争的，宗教参与总体程度会高。”^①考虑到中国的情况，杨凤岗教授在加入了非传统的和非制度性的宗教参与的变量后提出了宗教三色市场模型的理论论点：“加强宗教管制的结果不是宗教信仰和行为的总体减低，而是致使宗教市场复杂化，即出现三个宗教市场，而且每个市场都有自身特别的动力学。”^②

宗教三色市场理论的提出无疑是对斯达克和芬克理论的有力补充，然而我们要问，“三色市场理论”对于中国的宗教的情况具有普遍适用性吗？其只能解释中国的宗教现象吗？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又如何呢？

通过笔者的调研和了解，在中国，对于基督教而言，三色市场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其他宗教以及某些具有宗教特性的东西是否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呢？在笔者和杨凤岗教授的联系沟通中，杨教授对此问题的态度是肯定的。他认为，“三色”是普遍存在的。比如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来看，在文革期间，天主教人数没有减少，基督教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数倍。佛教、道教不容易确定其具体信教人数，但是文革期间有些信徒暗中从事宗教活动却是个不争的事实，这在已经出版的一些文学作品、回忆录、口述史中有大量例证。这种现象可以归为“黑色市场”。其不仅在文革期间，在改革开放后也出现了很多此类严禁打击却也屡禁不止的非法宗教组织。比如“呼喊派”、“常寿主派”、“主神教”、“东方闪电”等等。除了这些跟基督教相关的一些新兴宗教教派以外，还有天主教的地下神职人员，“真佛宗”等佛教异端教派，假冒僧尼、假冒道士和火居道士，“统一教”、“摩门教”和“上帝孩子”等源自海外的各种宗教教派。而作为既不合法又不非法、既合法又非法的宗教灰市，也包括多种类型。比如亲戚朋友在家里聚会，在家里设立佛堂，或者开办素餐馆，是合情合理甚至是合法的，而这样的地方可以请合法的宗教神职人员来讲话布道甚至举行宗教仪式。还有那些曾经相当广泛存在的“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用来吸引海外华人的投资，或者上马宗教旅游项目，修复“三皇五帝”的庙祠并组织祭祀活动，很多生意场合设置神龛，一度广泛流行的特异功能和气功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宗教需求等等。显然，宗教灰市中包含了很多算不上宗教的东西，但却是具有一定宗

^① Rodney Stark & Roger Finke 《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② 杨凤岗，《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教特性的东西。可见，宗教三色市场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很多现象不是显而易见而被我们所忽略，或者就是缺乏相关的研究资料，因此，对于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

就世界范围而言，宗教三色市场也是具有普遍性而不仅在中国存在的。在中世纪的欧洲除了“垄断的天主教会红市之外，有遭受镇压的异端和胚根教（Paganism）黑市，更有广泛存在的大众（Popular）宗教实践灰市。对于这种灰色市场行为，官方天主教会和政府常常感到很棘手。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压制越狠，宗教灰市越大……同样，以天主教为主的当代南美诸国也有庞大的宗教灰市。传统的东亚社会都存在高度的宗教管制。他们不仅有明显的三色市场存在，更重要的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某个时期涌现出大量的新兴宗教。这是因为它们以往的高度宗教管制造成了庞大的灰色市场，而灰色市场是新兴宗教兴起的肥沃土壤。”^①而宗教黑市和灰市在一向宗教高度自由的美国同样存在，尽管很多奇异宗教的信徒的总数在社会中一直是非常小的。杨凤岗教授告诉笔者：“基督教在美国就极少灰市，随便怎么聚会，都不存在非法问题。假如你到这里来，开创一个新的家庭聚会，或者开创一个新的教派（邪教），只要有人信你就行，不需要登记批准，甚至不需要备案。即使“乱搞男女关系”，也常常是民不告官不究，但是一旦涉及到未成年人，有虐待儿童之嫌，告状的美国人会很多，政府的措施也是很严厉的。比如前些年的‘大卫教派’（cult）。”由此可见，宗教的三色市场在古今中外很多社会中是广泛存在的。当然，对于各个市场的具体运行机制和动力学，还是有很多值得深入探究的东西。

对于宗教三色市场理论成立的前提，杨凤岗教授认为他在其理论的定义上面是狭义的，只关系到合法与非法而已，而不是文化上的定义。然而笔者认为对于宗教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而言，不能只单纯的考虑政治的因素，还应该考虑到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以社会的经济因素为例，美国和欧洲在宗教选择上的市场需求性就有所不同。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竞争激烈而又残酷、优胜劣汰不进则退的社会，俗话说，美国是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社会中的所有人面临着生活的压力和生存的竞争，在如此的竞争和压力下，

^①杨凤岗，《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心理上的不可满足导致对于宗教市场的需求性远远超过生存压力小的社会。而欧洲的国家多是福利性的国家，人们的生活有着国家的强力物质保障，来自外界的生存压迫小，对于宗教的需求性相对也小。而在中国，建国初期，计划经济上的“大锅饭”政策和欧洲的福利性类似，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一个标准之上，人们生活、生存压力小，社会问题也少，许多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都说，那个时候似乎谁都不会想到什么求神拜佛的事，因为与其求神佛的保佑，不如靠着国家和政府的好政策，人人都有饭吃。而现在的中国的情况和美国相似，改革开放不仅提高了社会生活的质量，随之而来的各个方面的生存压力和经济而带来的不平等现象更甚于美国的情况。仅就大学生这个群体而言，就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如从上小学就开始的竞争考试、就业的压力，甚至有人说的毕业就等于失业、独生子女问题带来的家庭负担重、就业后为了“票子、房子、孩子”等疲于奔命的生活状态以及来自社会上的政府腐败问题、道德的滑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对思想的影响，会带给人的心灵的空虚感、落寞感和迷失感等等，成为了人们产生希望选择在宗教的生活中得到一种净化满足的需求。如此，宗教市场出现了大量的需求，随之而来的宗教商品便愈来愈琳琅满目了。因此，社会经济的因素可以说是宗教市场能够存在的一个前提。就文化方面而言，更是包含了宗教教义的要求、民间习俗、社会传统、民族传承等等诸多因素，难以一一列举。因为，宗教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更重要的，其本身更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仅就本文第一章中所叙述的由于神学层面的要求，信徒们勇于在法律不允许的情况下建立各种基督教的聚会点这一现象而言，就是对于“宗教三色市场”的成立不仅由于政治管制的原因，还应该考虑到其他重要前提条件的有力佐证。

在这节对于宗教三色市场理论的思考中，有质疑，有再质疑也有解惑，毕竟，科学的研究就是这样一个不断用新的数据资料来检验已有的理论从而更新和进步的过程。这也正如斯达克和芬克在其《信仰的法则》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宗教社会学只能适用于西方国家，就像一个只能应用于美国的物理学，或者一个只适用于韩国的生物学，那同样是愚蠢可笑的。”^①

^① Rodney Stark & Roger Finke 《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第三节 关于宗教本质的思考

在我的田野调研结束之后，我也开始重新思考宗教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宗教学诞生的那天起，从来也没有一个完全正确并且全面而又让所有人信服的答案。因为，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对宗教的理解角度而有自己关于宗教本质的定义。例如，普通老百姓认为，宗教就是烧香磕头；诗人则说：宗教是心灵挣扎的轨迹；哲人会说：宗教是对无限者的敬畏；也有智者会说：宗教是骗子加傻子的结果。其实，不同的人对于宗教的理解都说明了某些问题，都涉及到宗教的某些方面。对于宗教学研究而言，不论是宗教社会学领域，还是宗教研究的其他领域，都不存在一种得到所有人都认同的宗教本质的定义。正如美国宗教社会学家英格所说：“应该放弃可能存在一种正确的、令大家都满意的宗教定义的想法”。^①

关于宗教本质的定义从来就是众说纷纭，这是因为每个观察者的角度不同，而且也与每个研究者的研究领域不同相关。在宗教社会学领域，最经典的莫过于涂尔干关于宗教的定义了。涂尔干认为：“宗教是与神圣事物（即与世俗之物有别而被归入禁忌范围的东西）有关的信仰和实践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和实践将所以的信奉者团结到一个称为教会的单一的道德共同体之中。”^②这条定义涉及到了以下几点重要的内容^③：一、对神圣事物的信仰是宗教生活的本质；二、宗教仪式是对神圣事物信仰的行为活动。信仰与仪式的关系是后者服从前者，前者决定后者；三、共同的信仰与仪式必须在一个统一的社会即教会中完成；四、教会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其作用就是团结所以信仰者；五、宗教的观念与教会是不可分解的，因此宗教是集体的事物。思考涂尔干的宗教定义，在很大程度上与笔者调查中所看到的现象是一致的，然而，由于我的调研对象很大程度上属于“个人宗教”的范畴，而在这一点上，涂尔干的理论并不能够完整回应我的问题。相对而言，威廉·詹姆士的理论更有助于笔者的研究和思考。

宗教心理学家詹姆士在其名著《宗教经验之种种》一书中，首次对宗教进行

^① John M. Yinger, 《科学研究宗教》(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70)

^② 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

^③ 转自《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 高师宁, 香港: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2005

了区别。他认为^①：宗教领域内存在着的一种巨大分野。一方面是体制宗教，另一方面是个人宗教。体制宗教的基本要素，是崇拜与献祭、感动神灵的各种方法、神学、仪式与教会组织；而个体宗教的基本要素则是人自身的内在素质，他的意识、他的功过、他的无奈、他的不圆满、对于神的关爱，是个人宗教的基本特征。这种个人宗教关注的是人与神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从笔者的调查来看，的确是一种直接从心到心，从灵魂到灵魂的关系，二者的交流直接是在人与其上帝之间进行的。正是因为有了上帝在信徒们的心中，因此，信徒们的生活意义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在世俗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这种变化，是对上帝的信仰与崇拜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对于上帝的崇拜和信仰是他们生活意义的基石与根本。笔者发现，有了这样一种对上帝的崇拜与信仰之后，一些信徒们并不是非常在乎崇拜的形式、教会的性质、神职人员的素质等等，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着和原来不再相同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对于很多信徒来说，上帝的存在、耶稣的神迹，并不需要凭借超自然的或者某种神力的干预，只需要信仰与觉察，就可以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和体会到它。^②

通过调查研究，根据詹姆士关于体制宗教和个体宗教的划分，笔者认为宗教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其一，宗教是与神圣事物相关的一个道德共同体；其二，宗教是一种世俗中的人所过的一种神圣的生活方式。当然，正如前文中所陈述的那样，关于宗教的本质的定义很难有什么完全正确的标准，都只和研究者的角度有关，因此，关于“宗教的本质是什么”，仍然是宗教研究者们需要进一步去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我是谁，我要到何处去”是一个古今中外很多宗教哲学都会涉及到的一个本源论问题。对于宗教这一复杂事物而言，我们不仅关注它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也在不断思考着它的未来如何发展，将要走向何处的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米科尔维斯特 1997 年就曾在英国《经济学家》中发表文章指出：“宗教已经让位于娱乐业，后者成为最大的人类情感对手，成为麻痹人们的精神鸦片。”^③自十九世纪以来，在对于宗教的研究上，曾普遍地出现了一股关于“随着科学昌明、社会进步而宗教消亡”的现代化模式，在许多欧洲知识阶层人

^① 威廉·詹姆士，《宗教经验之种种》，唐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

^② 参自《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高师宁，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5

^③ 转引自罗莉《寺庙经济论——鉴论道观清真寺教堂经济》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407 页

士眼中，这几乎是一种必然的社会发展规律。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宗教是人们在生产力不发达状况下的产物，是一种人们颠倒的世界观，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在未来的人类社会中将趋于消亡。然而在今天，事实是否就真的如此了呢？放眼世界，美国被公认为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社会，但是宗教活动及其作用不但没有衰退，反倒依旧活跃，而且在近几十年来还有愈来愈反弹的趋势。根据九十年代初权威的调查表明，基督教在美国人的信仰中依然占有压倒性的影响，基本上在今天的美国，每 10 个中就有 9 个人是信上帝的。特别是 2004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宗教界对小布什的获胜是有着无可否认的影响的。在被认为是娱乐已经取代宗教的今天，美国人每年观看橄榄球、棒球、篮球等各项体育比赛的人数总和为 4 亿人次，而参加宗教活动的高达 52 亿人次。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人每年花在体育上的钱不到 50 亿美元，而奉献在宗教事业的捐款则约为 500 亿，后者是前者的近 10 倍。同样，宗教音乐的音像制品销售量远远超过了爵士乐、古典音乐以及各种流行音乐。^①所有这些事实与我们上面看到的所谓现代化与世俗化（去宗教化）并行的一般理论正好相反。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高度文明社会的美国尚且如此，我们不禁对宗教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逐渐消亡的理论要提出质疑了。

再看国内宗教的发展情况。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虽然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普及意义深远，可宗教不但没有消亡，反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也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在中国，无论是名山大川还是闹市远郊，到处可见各种各样、不同宗教和不同教派的寺庙、宫观、教堂等等……，宗教场所云集于中国的各地，而各地的宗教信徒和宗教活动以及由宗教衍生出来的一些民族、民俗、民间活动更是遍地开花。笔者曾看到过西藏朝山进香的佛教徒千里磕长头的虔诚；在北京的雍和宫观察过参加开光法事的信众和口中念念有词的僧侣；也曾在江苏茅山老子像前看到善男信女们投下的无数钱币；曾在北京宣武门南堂挤在千名的天主教徒之中感受过弥撒带给人的神圣，还曾在北京的多个家庭聚会点中感受到基督徒间彼此的关爱……所有的这些，无一不在说明：人们需要宗教和中国宗教市场的日益繁荣。

无论是世界范围还是就中国而言，宗教的影响力不仅没有减退，反而增大了。

^① 刘澎 《当代美国宗教》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前言），1-2 页

因为，除了民族和文化的认同以及政治的需求外，个人生活也大量的需要宗教，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世界宗教市场的供需双方都呈增长的趋势。“在世界市场上，宗教供应简直是无止境的。传统的欧洲只能选择天主教或者新教，现在人们可以选取伊斯兰教、印度教、各种小型宗教等等。美洲、非洲、澳大利亚、亚洲都有琳琅满目的宗教供人选择。宗教供应有增无减，宗教需求也与日剧增。各种宗教都在竞相调整自己的策略，满足国内、国外不同的宗教需求。”^①面对如此庞大并且与日俱增的世界宗教市场和国内宗教市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宗教消亡论”，对于宗教的未来发展问题，我们不能武断的肯定或者否定，应该以实践为基础，认识到宗教的长期性。正如江泽民同志在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的那样：“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漫长的历史，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长期存在。宗教走向最终消亡也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可能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②

^① 《世界宗教市场——苏为德教授访问四川大学宗教所演讲摘要》，陈霞（整理），载于《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2期

^② 《从“宗教可能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说开去》，仇昱，载于《中国统一战线》2002.5

参考文献

一、期刊：

- [1] 当代宗教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
- [2] 基督教文化学刊，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办
- [3] 基督教文化评论，贵州人民出版社
- [4] 基督宗教研究天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 [5] 基督宗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
- [6] 世界宗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
- [7] 世界宗教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
- [8] 中国宗教，国家宗教局
- [9] 宗教学研究，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主办

二、专著：

- [10] 白石著，基督教要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 [11] 陈村富著，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浙江基督教个案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 [12] 戴康生、彭耀主编，宗教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 [13] 段琦著，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 [14] 段琦编著，圣经故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
- [15] 顾长生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16]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著，全国宗教行政法规规章汇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 [17] 高师宁著，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5年版
- [18] 吕大吉著，西方宗教学说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 [19] 梁家麟著，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建道神学院，1999年版

- [20] 林耀华主编, 民族学通论,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 [21] 刘澎著, 当代美国宗教,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 [22] 罗莉著, 寺庙经济论——鉴论道观清真寺教堂经济,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年版
- [23] 牟钟鉴、张践著, 中国宗教通史,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 [24] 任继愈主编, 宗教大词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8 年版
- [25] 孙尚扬著, 宗教社会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 [26] 孙毅著, 圣经导读,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27] 圣经,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 2003 年版
- [28] 王治心著, 中国基督教史纲,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 [29] 外经贸部,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Z],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
- [30] 邢福增著, 当代中国政教关系, 香港: 建道神学院, 1999 年版
- [31] 邢福增、梁家麟著, 五十年代三自运动的研究, 香港: 建道神学院, 1996 年版
- [32] 叶青华著, 寻真求全, 香港: 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 1997 年版
- [33] 张践著, 宗教·政治·民族,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34] 张继如著, 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35] 赵天恩、庄婉芳著, 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 1949—1997, 香港: 中国福音会出版部, 1997 年版
- [36] 赵天恩编著, 中共对基督教的政策, 香港: 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 1986 年版
- [37] 卓新平著, 基督宗教论,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 [38] 郑杭生主编, 社会学概论新修,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三、译著:
- [39] 贝格尔, 高师宁译, 神圣的帷幕: 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40]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 纳日毕力戈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 [41] 罗德尼·斯达克, 罗杰尔·芬克, 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 杨凤岗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42]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 [43] 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 [44] 威廉·詹姆士, 宗教经验之种种, 唐钺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年
- [45] 布鲁斯·雪莱, 基督教会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四、论文:

- [46] 陈霞(整理), 世界宗教市场——苏为德教授访问四川大学宗教所演讲摘要, 载于《宗教学研究》, 2003 年第 2 期
- [47] 龚学增, 在扩大对外开放中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的渗透, 载于《科学社会主义》, 2004 年第 6 期
- [48] 杨凤岗, 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 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6 年第 6 期
- [49] 王亚明、尹爱娟, 推进我市宗教事务法制化管理进程, 载于《北京人大》, 2004 年第 5 期
- [50] 魏德东, 从经济学角度看宗教, 载于《世界宗教文化》, 2005 年第 01 期
- [51] 王潇楠, 当代中国基督教会个案分析, 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 年

五、网站:

- [52] 爱的团契 <http://www.loves7.com>
- [53] 爱筵季刊 <http://www.aiyan.org>
- [54] 信仰之门网站 <http://www.godoor.com>
- [55] 基督徒生活网 <http://www.cclw.net>
- [56] 约拿的家 <http://www.jonahome.org>
- [57] 活水网站 <http://www.livingwater4u.com>
- [58] 恩典论坛 <http://bbs.edzx.com/>

附录

附录一 杨凤岗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模型的三个命题

命题一：只要宗教组织在数量和活动上受到政府限制，黑市就必然会出现（无论信徒个人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

命题二：只要红市受到限制和黑市受到镇压，灰市就必然会出现。

命题三：宗教管制越严，宗教灰市越大。

附录二 福音册子《四个属灵原则》

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原则吗？

正如有许多物理的定律管理著这个物质的宇宙，同样，也有一些属灵的定律管理着你和神的关系：

第一律：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奇妙的计划。

1. 神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16）

2. 神的计划：「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更有意义的生活）（约翰福音 10:10）

为什么大多数的人没有经验过这种丰盛的生命呢？那是因为……

第二律：人因有罪而与神隔绝，所以不能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他生命的计划。

1. 人因有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 3:23）

神创造人原是要人享受与他同在一起的快乐，但因各人任性，偏行己路，背向真神，以致与神隔绝。这种向神任性的态度，使人对神漠不关心或公开反对，就是圣经所说的罪。

2.与神隔绝：「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灵性与神隔绝）（罗马书 6: 23）

圣洁的神与有罪的人中间，有深渊隔绝。虽然人不断地用自己的方法，就如善行、道德、宗教、哲学等，来寻求神和丰盛的生命，但是总得不着。

第三律告诉我们这难题唯一的答案.....

第三律：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救法。籍着他你可以知道并经验 神的爱和神为你生命的计划。

1. 耶稣为我们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 5:8）

2. 耶稣从死里复活：「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矶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哥林多前书 15:3~6）

3.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籍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约翰福音 14:6）

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为神与人中间的桥梁，沟通了两者之间的深渊。

只知道以上三个定律还不够.....

第四律：我们必须亲自接受耶稣基督作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我们生命的计划

1. 我们必须接受基督：「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 1:12）

2. 我们藉着信心接受基督：「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於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 2:8, 9）

3. 我们必须亲自邀请基督进入心中：「耶稣说：“看哪，我站往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启示录 3:20）

接受基督包括从自我转向神，相信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神喜悦的人。人只在理智上同意关于基督的真理，或只有一些情感的经验，都是不够的。

后记

论文时至今日落笔结篇，正值暮春之初，草长莺飞时节。回顾三年求学历程，感慨万千。

我本为新闻专业学士，曾工作于电视台等传媒机构。一次偶然机缘得知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专业，出于多年对宗教学研究的兴趣，经过一年的努力准备，于2004年秋有幸进入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学习，攻读硕士学位。对于中央民族大学，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是这里给了我再次从社会走向校园的机会，我的命运因为这里而改变。虽然仅仅在此三年时间，但这三年的求学生涯却是我一生之中重要的财富。

拙作之完成，笔者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恩师何其敏教授。何老师师德厚重、待人亲切，学术严谨、认真负责，对学生孜孜不倦的教导，使学生铭记于心。尽管何老师日常工作繁忙，但对学生这篇论文从选题、开题一直到完成定稿都进行了悉心的指导，并且付出了大量心血。三年来，老师一直鼓励我去实践自己的想法，鼓励我进行田野调查，促使我克服各种困难、不断完成自己的目标，使我在学习中充满信心。另外，在课业之外的生活中，老师一直给予学生很多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照顾。对于此，“谢谢”两个字早已不能表达我的老师的感激之情。

我还要感谢巴莫阿依教授，巴莫老师和蔼谦逊、学术成果丰厚，是宗教学界不可多得的少数民族宗教研究的专家学者。在刚入学校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时，在巴莫老师的教导之下，使得学生从一个半路出家的门外汉，真正跨进了宗教学研究的领域。对于巴莫老师前期的教导，学生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学习期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的诸位老师爱岗敬业，认真负责，使得我能够系统、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了宗教学知识，这为我的论文写作及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向牟钟鉴教授、张践教授、游斌教授等诸位老师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此外，我还要特别向北京市宗教局的季文渊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段琦教授、金泽教授和美国普度大学的杨凤岗教授表示深深的谢意，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指导，我也不能完成这篇论文的写作。

感谢在我调研中所有的基督徒朋友们。尽管出于要对他们负责的原因将他们

的姓名在这里隐去，但他们对于笔者完成这篇论文的贡献是巨大的，笔者在这里希望用基督徒的祝福方式来表达笔者的感谢：愿主与他们同在！

谨向本论文中参阅的文献资料的编著者表示谢意，他们的工作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我所有的朋友。感谢他们在我求学和研究的道路上给予过我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止笔之时，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太多，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在此，我以衷心的感谢祝福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平安康泰！另外，我还恳请所有阅读过本文的老师、同仁、朋友们，不吝多多赐教！

苏杭于中央民族大学

丁亥年季春

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声明

本人声明：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对前人及其他人员对本文的启发和贡献已在论文中作出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和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者撰写过的研究成果。

本人同意学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保留本人学位论文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资料库送交论文或者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中央民族大学可以将本人学位论文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复制手段和汇编学位论文（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苏杭 日期：2007年5月16日